

30468

百家批註
新式標點

大字綱鑑易知錄

己亥六月杜就田署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九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綱目續編定本

周之燦昇若

南宋紀

高宗皇帝

綱辛亥，紹興元年。金天會九年。春，正月，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時孔彥舟

據武陵。今湖廣常德府。張用據襄漢。今湖廣襄陽，二府。李成據江淮湖湘。見上卷第八。十餘郡，尤悍強，連

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久圍江州。今江西九江府。朝廷患之，以俊為招討使，俊請岳

飛同討許之。綱李成陷江州。目未幾，復陷筠州。今江西瑞州府。綱謝克家罷。○二月，以

秦檜參知政事。綱三月，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羣盜皆遁。復筠江州。綱武功

大夫張榮擊敗金兵于興化，梓懶北遁。昔有可錄，雖盜賊小人不棄，此公天下之大法也。榮乃流人，微之微者。武功大夫，職之小者，而能以寡敵衆，擊

敗金人，俘虜五千餘人，顯不偉哉。目榮本梁山灤灤，○灤，破澤也。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時嘗借

張榮擊走梓懶

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退榮襲據通州見上卷第四。聯舟入興化今揚州府。

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撻懶在秦州今揚州府。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

師與之遇見金戰艦感上。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關不能前乃舍舟登岸

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俘手馘兵破。

獲者保其人曰俘藏左正曰賊。五千餘人撻懶收餘眾奔還楚州今江南淮安府。退屯宿遷宿遷縣。尋北

去榮告捷於朝遂以榮知秦州。張浚軍閩州見六卷四。分諸將守川陝。夏四月

隆祐皇太后孟氏崩年五十九詔曰烈愍感烈。劉光世復楚州。五月作大宋中興玉寶。

張俊追敗李成於黃梅成奔劉豫岳飛招張用降之。目俊引兵渡江追成至蘄

州今湖北黃州府。黃梅縣亦屬黃州府。大敗之其眾數萬皆潰會。成北走降劉豫用復寇

江西岳飛與用俱相相州今河。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

降。」用得書遂帥眾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

州今江西南昌府。彈壓盜賊。六月張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開隆大路盡陷於金止餘者成岷鳳洮。

五月及鳳翔之利在房邠州之方山原而已。綱秋七月封太祖後令話為安定郡王。先是下詔曰「太祖

後封太祖

岳飛功第一

張浚殺
曲端

吳玠王
端

相秦檜

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初，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今陝西，平涼府王，今其封久不

舉，有司具上應襲封者。至是以德昭太祖長子。玄孫令話為安定郡王，自後襲封不

絕（雲間張氏曰）。宋之太祖，雖襲五代之弊而篡周，其德澤入人之深，誠有過焉。彼傳位於太宗也，雖以

見天俾高宗，轉旋奮職遺土，以延太祖之後也。母后之命，非其一念友于之仁，安能若此哉？綱目大書於冊，而分注備載其實者，於以

嗚呼，太宗雖有若兄，而天其背負於太祖邪。
綱目 范宗尹免 綱目 八月 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

端。目浚既敗於富平，見上卷第十。乃思端言，初，端罪金人難與爭鋒，宜訓兵科馬保而巳。萬一舉事，後 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見上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起必不利於公。

王庶又從而間之。諷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

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

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及浚以隨提點夔今四川

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夔州，○火

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

悵恨有叛者，綱以李司參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綱以秦檜為尙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綱以秦檜為尙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綱以秦檜為尙書

贈程頤

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楡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高：既杜泰裕，則中興之業自此喪矣。 綱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略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

？爾聖潛心入學，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由實而競走天下之士，聞其名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衰頹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 綱

汪藻請

以呂頤浩為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綱 復脩日歷。目 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書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

長星見

則有起居注，謂之日歷，所以備言垂一世之曲。苟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即以命藻。綱 長星見。現 詔求直言。綱 冬十一月，李回罷。綱 王

德殲。邵青之衆于崇明沙，獲青送行在。目 青寇宣州。今江南，蘇州國府。 進圍太平。今江南，太平府。

劉光世招降之，盡復叛去，聚其黨於崇明沙。在江南，蘇州府，崇明縣。 將犯江陰。見上卷第八。 光世令

都統制王德討之，德執旗磨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會 翌日，餘黨復索戰，謀

王德破

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

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也。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見上卷 餘黨悉平。

吳玠見

綱 以孟庠參知政事。綱 金兀朮寇利尙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兀朮遁。目 玠

自富平之敗，見上卷第十。收散卒保利尙原，見上卷十一。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

退屯漢中，今陝西漢中府。扼蜀，治四川成德。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

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儻以銀

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在寶雞縣。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

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折音舌。自階，今陝西，鞏昌府，階州。成，今鞏昌府，成縣。出散關，見六一卷三。約日會

和尙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

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箬，括關，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

起海角，紐，習也。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

餘萬，造浮梁，浮橋也。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博，逼也。

和尙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石。號駐隊，兌。矢連發不絕，繁如雨

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岔，憤。以待之。敵

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髻，剗本字。其

鬚髻，冉，平髻。○在頰。日髻，在頰曰髻。而遁。初，命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

兀朮亟
鬚髻
而遁

駐隊矢

初置見錢關子

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綱**初置見錢關子，見時命張俊屯婺州。今浙江，金華府。有司請

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錢鈔也。付樊州，召商人入中，以給

軍食，商人執關子於權。見十四卷十一。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

以關子充糶，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人又止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綱**

以孟庾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副之。**目**初，建州，建州，今福建建寧府。人范汝為作亂，

破建陽。今建寧府建陽縣。命辛企宗討之，不克，其勢益熾，乃命庾為宣撫使，世忠副之，發

大軍由溫台，今浙江，溫州，台州二府。路入閩。今福建省。汝為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建州。**綱**富直柔

罷**綱**十二月，金以陝西地界。視。劉豫。五原，中原，關於豫。

綱壬子二年，金天會十年。春，正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綱**韓世忠拔建川，范汝為

自焚死。**目**世忠聞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

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世忠初欲

盡誅建民李綱，見七七卷第十。自福州。今福建福州府。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

李綱忠

韓世忠

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古弛征禁，脅從者汰遣。沙汰其罪而遺之也。獨取

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占名將，何以用！」世忠因進

討江西湖廣諸盜。綱帝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也。二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綱帝初

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久闕，至是復之。三月，河南鎮撫使翟宅與為其下所殺，詔以其子琮代

之。綱劉豫將遷汴。宋汴京，今河南開封府。以興屯伊陽山。在河南彰德府林縣。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

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陷成。○節興裨將也。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攜其

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乏食，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

得不侵犯。詔以其子琮嗣職。綱夏四月，以翟汝文參知政事。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為州文學，汝文愛其才，故檜引

以輔政。綱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綱頤浩屢請出師，身自督

軍北向，乃命頤浩開府鎮江。今江南鎮江府。頤浩辟壁，○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見五五

後軍及御前忠銳。時分降盜增，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參旨，不許調遣。崔崔趙延壽二軍從行。

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瓌、楊沂中等皆隸焉。綱劉豫徙居汴。綱豫至汴，尊

其祖考為帝，置於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淮山東陝

呂頤浩
開府鎮

劉豫徙
居汴

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太子府庫，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

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目盜曹

成初陷道州。今湖南，永州府，道州府，賀縣。復陷賀州。今廣西，平樂府，賀縣。擁眾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

賀二州，命岳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

「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自臨賀嶺，在賀縣。置砦。

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眾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眾。

成奔連州。今廣東，廣州府，連州府。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

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汝也。等誅其首而撫其眾，慎勿妄殺。累上

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邵州，今湖南，寶慶府。道，貴自郴。郴，今湖南，郴州，今廣東，西桂林府。

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五月，以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

邦彥，徽宗中與十議，故有是命。綱有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璩。目元懿太子卒。見上卷第六。

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

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

岳家軍
來矣

岳飛
部將

韓宗賜
名現

知內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今浙江，紹興府，上虞縣。縣丞婁寅亮上書

曰：「先正謂范鎮也。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真宗也。

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見六九卷二。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

子文孫周書立政篇，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宜君宜王詩大雅，假樂篇穆穆皇皇，宜君宜王。注穆穆，敬也。皇皇，義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庶為諸侯，嫡為天子。遭罹離

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近也。者，椒寢見十二卷一旨註椒房。未繁，前星

晉天文志，心三星，中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

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甯徽宗年號。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濮安，懿王英宗生親也。子孫以

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太祖陵也。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始祖也，謂太祖。在

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

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

心之望。一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秦王德芳太祖次子。後朝奉大夫子偁之子

伯琮入宮。命張婕妤見四二卷三。鞠。妾也。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見四四卷三。亦請於帝。乃復

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為利州今江州和州。防

韓世忠降曹成

禦使賜名暖。綱呂頤浩前軍將趙延壽叛，頤浩次于常州。今江南，常州府。王德追延壽至康平。今江南，廣德州，建平縣。誅之。綱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今陝西漢中府。綱韓世忠招曹成降

之。目世忠既平范汝為。見上旋師永嘉府。今浙江，溫州，永嘉縣。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今浙江，處州府。信

徑至豫章。今江西，南昌府。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

收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眾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綱六月，以李橫為

襄。襄州，今湖北，襄陽府。鄧鎮撫使。綱頒戒石銘于州縣。目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

頒於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綱翟汝

文罷。目汝文雖為檜所薦，然性剛，不為檜屈。至對案相詬，自檜為金人姦細，故

不得久居位。綱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程瑀等二十人。

目帝初即位，召安國為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為中書舍人，兼

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

都擇地必先設險。易坎卦象傳，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

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耕弊法，省官吏，皆恤

胡安國時政論

頤戒石縣銘于州

五者能
事畢

胡安國
以游辭
論稱

胡安國
論朱勝
非

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

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政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

此。顧人主志尙如何耳。尙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

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

中入對以疾力也。力甚。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

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

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

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

醉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荀文若，字文若，見二五卷第五。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

見上。還憾檜欲去之。問計於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

禁門巨區，刻爲連環文，故帶。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吳浙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

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尊用張邦

昌結好。昌，勝非爲金虜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勝非爲苗劉肆逆。苗，勝非正貪生

苟容辱逮君父。今疆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

計，帝為去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詔敕也。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

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

甚明。况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謂顯帝禪位皇

子，及致復位。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春秋，桓公十一年，九月，牙人執與祭仲，公羊氏：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反乎祭仲？以為知權也

。其為知權奈何？祭仲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國必亡，則君必死，國可以存易亡，少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按左傳，鄭祭仲為莊

公娶鄧曼生，昭公忽，宋大夫雍氏女妻於莊公，生庶公突。莊公卒，祭仲立昭公，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廢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先儒力排其說據安國春秋傳祭仲鄭相

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高宗年。建炎號之失

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

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落職提舉仙都觀。秦

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用可，安國不當責。

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

罷官。臺省為之一空。雲間張氏曰：竊人用意之深，豈易測哉？車稱知人之評信矣！秦檜以金撻懶，縱其還，朝士固多疑之。然亦不能現知其實。

公羊傳
祭仲廢
君為行
權

知人信
乎其難

任居正
之疾秦檜

王居正
先登

厥後惟以言貌欺人，故高宗信其忠朴。其初安國輕信游辭，方其為荀文若，現文若為巨姦之輔，其出處已非正矣。就使檜如文若，亦何所取文若之死漢室，是亦天理終不可泯。安國豈能必檜如文若之死漢室哉？噫！安國明於春秋而力言檜賢如此，則知人信乎其難矣！惜乎安國之賢而不能知秦檜之姦，固宜綱目書法之異於魯汝文也。

綱以孟廣同都督江淮浙荆諸軍事。綱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

其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於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

當著灼。衣啗淡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

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

見上。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

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

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

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纂其。密崇。禮語以是事。

及居正所言，宗禮即以帝意載於制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綱（靜軒）周

氏曰：秦檜包藏禍心，人無知者，雖賢如游辭，尚稱其有才，正如胡少國亦論其可用，獨王居正甚言其非，抑亦先

覺者乎？帝能既免其首，仍榜其罪，可謂得好惡之公矣。未幾，而復以之為相者，蓋由高宗之心，初無定見

韓世忠
大敗劉忠

相朱勝
非張浚
關陝治

敗劉忠于蕪陽。其。今湖廣。黃州府。蕪州。忠走降劉豫。世忠自豫章。見上節。四。移師長沙。今湖廣。長沙府。

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棊張飲，堅壁不動，衆

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

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

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

破之，忠走降豫。王倫還自金。王倫之遊，何以特書？所以明其贊成和議者，皆倫之所爲也，故特謹而書之。目倫既被留。見七七末。

久困懷歸，乃倡爲和議，粘沒喝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

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闕，止也。久之，乃以潘致堯爲通問使，復如金。以朱

勝非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以王似爲川陝宣撫，處置副

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

轉運，擢吳玠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

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見四二卷二。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

廷疑浚殺趙哲。見上卷第十。曲端。見上一。爲無辜，任子羽開玠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

不安綱冬十一月李綱至潭州今湖南長沙府。湖南羣盜平。綱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

李綱。綱上言荆湖自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鄴州見下八。

澧見五六荆今湖北鄂今湖北。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今湖北相接。乃有恢復。

中原之漸。會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斐亦劾綱。遂罷提舉崇。

福宮。綱召張浚知樞密院事。而以盧法原為川陝宣撫使。與王玠同治司事。

綱癸丑三年金天會十一年。春正月。李橫舉兵伐金。復潁昌府今河南開封府許州。目橫屢敗劉豫。

及金兵詔以橫為襄陽府見上節。鄧今河南南陽府。隨今湖北隨州。郢見同上。州宣撫使。綱金人。

陷金州。王彥走石泉。目王彥守金州今陝西漢中府。金撒離離。喝攻之。彥以三千人迎。

敵而敗。退保石泉今漢中府石泉縣。撒離喝遂乘勝而進。綱二月。劉子羽吳玠兵潰。于。

饒風關。金人入興元。子羽玠還擊破之。目金人長驅趨洋今漢中府洋縣。劉子羽。

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在漢中府西。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今漢中府。

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甘。○遺去聲。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

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邪。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

吳玠黃柑遺敵

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恐敵乃更

募死士，由諫開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而以闕苦澁反，○饒風諸軍不支，遂

潰敵入洋州。即洋縣。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

興元。見上。之西縣。今漢中府沔縣。于羽亦焚興元，保退大安。今陝西，西安府。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

興元至金牛鎮。在漢中府，留羌州。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

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

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閒，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

「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社守仙人關。在鳳縣。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且者四川

，保寧府，寶元縣北。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

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

亦引去。時張浚亦移守潼川。今四川瀘州。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

金兵由斜谷。在鳳縣。北去撒離喝，既至鳳翔。今陝西，鳳翔府。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

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卽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

楊政諫
吳玠

據胡牀
坐壘口

預從梁
尋之積

李橫傳
收復
東京

岳飛平
羣盜

岳飛仁
將

有金兵預徙梁梁州，即漢中府。洋見上。之積恣。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

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

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

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

入三州而得不償失。綱權邦彥卒。○以席益參知政事，徐俯簽書樞密院事。綱

三月，李橫傳檄收復東京。汴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穎昌見上。

復陷。綱夏四月，楊太僭號大聖天王，詔統制王燦會兵討之。燦，爲云云。蓋老人謂年少者，爲云云。音，過。

綱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滄致等遺言，金似再遣聚臣以取信，遂疑出師之議，而遣肖胄及胡必年往金議和。○王彥復金

州。見上。綱詔李橫等班師還鎮。見上。禁邊兵侵齊。以與金議和也。○六月，岳飛討江

廣羣盜，悉平之。○時虔虔州，今江西。吉吉州，今江西。盜連兵寇掠江廣。江西，諸州，帝專

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零都。于今贛州府，迎戰，躍馬馳突，飛磨

兵卽馬上擒之，餘黨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見上卷。密令飛屠虔

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

精忠岳飛

岳飛字製旗以賜之。綱秋九月，呂頤浩免。○以劉光世韓世忠為江東兩淮宣

撫使。王燾岳飛為荆湖江西制置使。分屯沿江諸州。綱冬十月，李成寇襄鄧。見上

李橫奔荆南。今湖南，荆南府。成遂陷京西。今京西。六郡。綱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見七三

綱今兀朮陷和尚原。見上。綱甲寅四年。金天會十年。春二月，席益罷。綱三月，吳玠吳玠

吳玠兄 弟仙人 關之捷

與金兀朮戰于仙人關。大敗之。目先是，璘守和尚原，饋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

殺金平

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見上右之地，名曰「殺金平」。

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撤萬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

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今陝西，鞏昌府，階州。路入

援，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

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金軍分為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

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數日，玠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

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石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

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見上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携

撞竿碎 雲梯

吳玠功不在世忠下

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

翔。見上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雲間張氏曰：）尤尤南僂之志，可謂銳矣！然終不得遂其志者

以世忠劉之於前，吳玠掘之於後，向非二公之忠勇，則尤尤之志，伊誰沮之？觀此則知玠之功，不在世忠之下。明矣。（綱）以趙鼎參知政事，（綱）張浚至臨安，

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綱）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祕其事未行。已

而詔王似盧法原赴鎮，浚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浚至臨安，中丞辛炳

以宿憾卒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見二三不臣，遂落職奉祠，福

州。今福建，福州府。居住，安置劉子羽於白州。見四七浚即日行，詔以王似爲川陝宣撫使。

盧法原吳玠副之，法原尋卒。（綱）夏四月，徐俯罷。與趙鼎議不五月，以岳飛兼荆南

制置使，（綱）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

浙，與太會。帝命飛爲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

「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痛。李成遠遁，然

後加兵湖湘。見上以殄羣盜。」帝以語。去聲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

除飛兼荆南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莫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飛渡江擒賊

趙鼎上疏

一綱秋七月，以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朱勝非薦岳飛復襄陽等六郡。襄陽，漢平人，飛移屯德安，軍

警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仰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

綱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目

鼎為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條奏便宜，復為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

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列子：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闕，淮南子：日出暘谷，浴於咸池。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見十四卷九。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

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

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缺望。怨望也。是時蜀士至

於釀，釀，入釀。命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

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

聰明之下矣。望閔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雲間張

氏曰）高宗此舉，可謂得人矣。觀夫趙樞密一疏，驚取冬裘夏衣，悅中時病。夫以張浚之得小，信不能終存臣之好，安知後日高宗不以待浚者而待已耶？此亦納約自贖之說也。鼎其賢哉。見十卷第十

音註。綱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本表通問，時金人已定議。見十卷第十楊太敗官軍於鼎江。詔

岳飛移兵討之。國王瓌遣忠銳。見上。統制崔增等討太於鼎江。鼎江，師敗，皆沒太

納約自贖之說

相盤鼎

召張浚

韓世忠
大儀之忠

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今湖廣，常德府。社木寨守將許荃。監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

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王夔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

少者。綱九月，朱勝非罷。○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綱以趙鼎爲尙書右僕

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綱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

「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綱以沈與求參知政事。綱冬，十月，

詔韓世忠進屯陽州。今江南，揚州府。綱召張浚于福州。綱初，浚至福州。見上慮金齊。劉聚必

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

親征，帝從之。喻樛。樛，謂鼎曰：「六龍，明天子也，易乾卦象傳，時乘六龍以御天。」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鐸

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

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樛曰：「然則當思歸

路耳。張德遠。張字，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

路，卽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於帝。遂召浚以資正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其

兼侍讀。綱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綱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

解，音蟹。守承州候命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拆自斷歸路。

結世忠良臣

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給蒸，上聲。○莊也。良臣有詔移屯平江。今江南，蘇州府。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眠。同融吾鞭所嚮」於是移

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轟

兒孛堇凡上卷第九。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堇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

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磨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

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搃搃，○擊也。人胸下斫斫，○斫也。馬足

敵被甲陷泥淖開世忠磨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

人而世忠所遣董旼旼，民亦擊敗金人於天長今江南，鳳陽府，天長縣。之鷄鷄，○鷄也。口橋解元至承州

北門遇敵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

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淮水，在金人驚潰相陷藉藉，○藉也。溺死者甚衆捷聞

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高宗年以

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

續世忠良臣

功第一。綱帝自將禦金，次于平江。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孟庾為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浚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夔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今江南，江寧府。後宮自溫州。今浙江，溫州府。泛海如泉州。今福建，泉州府。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閒。閒。○乘空閒處。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戶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平江。見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雲間張氏曰：昔唐憲宗伐淮蔡而成功，韓文公作平淮碑，有曰：凡此蔡功，惟勛乃成；外彼蔡公之所以成，其

不能決自將之謀。噫！是役也，果出於憲宗之獨斷耶？亦惟裴晉公諸賢贊成之耳。今也，金兵日南，非趙丞相諸公力勦，則高宗

秦檜不去，則雖平其有成矣。十一月，詔暴劉豫罪逆於六師。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爲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屬六師。

綱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自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事，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喻樛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

詔諭中外浚既受命，即日起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

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

身留鎮江。今江南鎮江府。以節度之。十二月，金人圍廬州。今江南廬州府。岳飛使牛皋救之。金

兵敗走。綱魏良臣還自金。粘沒咄昔當劉建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千萬犒軍，仍約其臣等再使。侍御史魏良臣，請罷議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諸將力圖撲滅，遂不復遣。○良臣，音

羌。綱金兵自淮引還。自撻懶屯泗州。見上卷。兀朮屯竹塹。敦鎮爲韓世忠所扼。以書

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

曰：「張樞密貶嶺南。謂福州。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

有歸意。會雨。去聲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鼎

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棄輜重。載衣物。遁。帝謂趙鼎

張浚視
師江上
喻子才
之功

趙鼎真宰相

李綱上疏

守備之宜

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脩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重政既脩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衆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

敵戰之

措置所
當先

經國所
當先

經國之

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見六六卷第四。東南形勢無如建康。今江南，江寧府。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脩宮闕，立官府，固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才聲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莫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概近年閒閑暇，則以和議爲得

韓退避

陳和曠

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碎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濟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概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即南京，今河南歸德府，見七七卷三。退至維揚今江南揚州府，見七七卷第九。則河北治直隸大名府。河東治山西太原府。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汴東之東之西也。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維，○儲備也。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吝，○量也。。使軺新，○小車。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

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況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聞耳。」疏奏，帝賜詔褒諭。

卷八十

南宋紀

高宗皇帝

綱乙卯五年

金熙宗實仍稱天會十三年。

春正月朔日食。

綱召張浚還。

目命韓世忠屯鎮江。

見上卷第九。

劉光世屯太平。

今江南北平府。

張俊屯建康。

見上卷第九。

俊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於外。

金主吳乞買卒，兄之孫亶立。

亶，太祖之孫，合制也。

綱二月，帝如臨安。

綱以趙鼎、張浚爲尙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目鼎、浚相得甚驩，人

高宗
王之
成仁

司馬
洪皓
忠義

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樛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趨退，則張繼之。」

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見十三卷一。是

賢者自將背戾矣。一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作太廟于臨安。自侍御史張致

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

廟，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閏月，胡松年罷。二月，張

浚視師潭州。今湖廣，長沙府。自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見五卷四。據上流，恐楊太。見上卷八。滋

蔓。萬，滋長而蔓延，左傳，隱公元年，無使滋蔓。為害，請乘其急討之，至醴陵。今長沙府，醴陵縣。釋邑囚數百，皆太諜

之細作。者結以文榜俾招諸砦，皆驩呼而去。於是相率來降。夏四月，封周後

柴叔夏為崇義公。昔成王以上公之爵封微子於宋，聖人敬之於魯。高宗此舉，是亦成王之仁也。贊之於冊，其美可知。上皇卒于金。卒於五國城，見七八卷第十。

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

朱弁。使在燕山。見七卷末。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之喪，當

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

在冷山。見七八卷第六。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史臣曰：「

嚴之失國也，恃有私卒小兒，用心一備，固斥正士，狎近近諛，於是樂京以環薄巧佞之資，濟江懸香淫佚之志，兩作盡
解，裝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誑說，愈欺國政，日行無稽，及宣貫用事，又勤民於道，稔禍速亂，遂致國破
身辱，豈得誣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喪志，縱心敗度，靡不亡者。徽宗特為廢廟！

楊時為
程氏正

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

卒年八十三，諡文靖。從彥南劍見七五卷人，初為博一今廣東，惠州，主簿，聞時得程氏

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見五，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

豫章先
生趙虛

「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為豫章先

生。朱熹謂龜山見同，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

樂怒哀
前未發
氣象

豫章一人而已。延平今福建，延平李侗，初從從彥學，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

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

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常曰：「學之道不在多言，

延平先
生

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為延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

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歲無復圭角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洵洵

胡寅諫
何辭使

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五月，遣忠訓郎何辭

先上。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寅上疏言：「女真金本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

一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讎也。自建炎高宗年丁未，至紹興高宗年甲寅，卑辭厚

禮，以間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

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

相濺，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

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

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邪？荀子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

效可考矣。適觀何蘄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

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

乃遣蘄行，寅因乞外知邵州。見上節。三。○罷和議，主恢復，張浚之素志也。今於胡寅之疏，而反議之。○可謂自「矛盾矣。孔子曰：一言而可以喪邦，蓋以此耳。」

以孟庾知樞密院事。見上節。三。○為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見上節。三。○趙鼎請以行宮新

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公曉讀，且薦徽猷閣待則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

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璦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璦退

張浚自
相矛盾
資善堂

中興是
趙丞相
可謂名
實相副

岳飛稱
應之捷

岳飛使
山繞令如

岳侯忠
孝人

岳飛小
圖定畫

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尋以伯玖見上卷為和州見同防禦使，

賜名據趙丞相可謂名實相副者也。此舉何其克密之甚耶！蓋伯玖莫先於定國本，（雲間張氏曰）趙丞相莫先於發太子，故太子非須德宗嘗習素手者不可也。趙丞相先見

六年，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飛奉命討太見上卷，而所部皆西北

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

「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

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

足道？欲復遣子歸湖洞窟湖見上。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

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見同上。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

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倫若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

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見七卷。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

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因敵將用敵兵，

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一。見上卷諸

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一。見上卷諸

來除是飛

晉浚許之飛遂如鼎州。見上卷第八。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

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

誌。幸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乘其不備，而

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傍置撞竿，官

舟迎之，則碎。飛伐君山。在洞庭湖中，考五帝時，故名。木爲巨筏，塞諸港。諫，○水，崇，去聲。又以

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

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

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

降。衆凡二十餘萬，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算也。」黃誠斬楊太

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見上卷第七。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

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雲間

張氏曰）武將爲將，主之以信義，輔之以愛禮，加之以政，又況於素素根子心。故所向無前，○

孟東罷。○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自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荊襄。今沙市，荊州，襄陽，二府。以

張浚中
與備覽

程氏易
三畏齋
范冲舉
尹焞
張浚
李綱
劉古

圖中原，乃自鄂岳。見五六卷一。轉淮東。淮水之東，淮水在江南，鳳陽府。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趣歸。

及至勞。去聲。問曰：「卿暑行甚勞，羣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

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歎，置之坐隅。綱十一月，徵和靖處士尹

焯。見七六卷八。于涪州。初，金人陷洛，焯闔門被害，焯死復甦。門人昇學也。至山

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從，以兵恐之。焯自商州。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奔蜀。治四川成至閬，州，

今四川，保寧府。得程頤易傳，拜受之，因止於涪。今四川，重慶府。關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

至是，范冲舉以自代。綱以李綱為江西安撫，置大使。張浚薦其忠也。綱金

伐蒙古。蒙古在女真。金本號，見六五卷一。之北，唐為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

夜中能視，以鮫魚。出南海，其形似鱖，無脚，有尾，今謂之沙魚。皮為甲，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戶胡沙虎將

兵擊之。

綱丙辰六年。金天會十四年。春二月，以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綱韓世忠圍淮陽，金兀

朮救之，世忠還。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即引軍渡淮，旁符離。秦縣故城，在江南

，屬陳州。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

張俊忠
韓世忠
錦衣驍
騎立陣

非豪
之比較

此君素
志之比

合李董見七八搏戰扼其吭同，○咽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

兀尤與劉貌倪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

陣向敵遣人語去聲之曰「錦衣驍○馬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

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

今江淮淮安府。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今鳳陽張浚與求罷○見上張浚會諸將于鎮江見上遣

張俊屯盱盱，○今鳳陽盱眙盱眙縣。韓世忠屯楚州○見上張浚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並命之

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爲屋將士有怯戰

者世忠遺去聲以巾幘見二八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恥之故人人奮勵撫集流散

通商惠工山陽自注。遂爲重鎮○見上夏四月起復岳飛曰京湖宣撫副使○見上飛以

母喪扶柩○見上還廬山累表乞終制不許○見上許，則非奪人之喪，自奪其喪之比也。君子不可以常

書法之衆意矣。○見上六月張浚撫師淮上淮水之遣劉光世屯廬州今廬州府。岳飛屯襄陽

今湖廣襄陽府。楊沂中屯泗州今江南鳳陽府泗州。浚命光世屯合肥今廬州府。以招北軍沂中領精

騎以佐張俊飛屯襄陽以圖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見上秋七月以陳

陳公輔
石疏
斥王安

公輔為左司諫。目公輔召還。見七六卷九。為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

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

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見七一字說。見同上。詆

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安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

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得亂，為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

揚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見十九卷三。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

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見六二卷十書法。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

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綱八月，

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目張浚奏：「東南形

勢，莫重於建康。見上一。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

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

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今江南蘇州府。帝從

之，遂命檜庾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見上卷第四。會與金議和，稍復

張浚
秦檜

其官知溫州紹興府。

俱屬浙江。

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

雲開張氏曰）

主和議者，檜之奸謀，排和議者，浚之素志，今欲恢復而薦主和議之奸臣，是猶抱薪救火，惡能致其撲滅哉？雖然子不可獨罪也。高宗於檜傍其罪曰：示不復用，今也榜發未訖，牛僧遂失君子識武穆之獄當首高宗張浚，而從秦檜，則庶乎得其當矣。

歷後武穆之死，人徒知秦檜殺之也。

綱岳飛復蔡州。目飛累戰皆捷，遣牛

皐復鎮汝軍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

見四三卷七。

則太行。

見七七卷九。

一帶山砦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杜梁興等果歸之。飛復及僞

李成孔彥舟連戰至蔡州。

今河南汝

克其城。綱九月，帝如平江。綱岳飛遣兵

敗劉豫之衆于唐州。

今河南，唐縣。

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

冬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猷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猷于藕塘，追麟至南壽

春而還。目劉豫聞張浚會諸將於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於金，請先

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

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

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矣。奈

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

今直隸大名府滑縣。

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

金蒲盧
虎謀張浚

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今江蘇，鳳陽府，壽州。以犯合肥見上，猗率東路兵，

由紫荊山在壽州。出淝見二七，口以犯定遠今鳳陽府，定遠縣。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今河南，汝南府，光州。

以犯六安今江蘇，盛州府，六安州。時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

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俊，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俊以為然，乃遣沂

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赴濠州即鳳陽府。以與張俊合，及劉麟進逼合肥，

趙鼎曰：「今賊渡淮見上，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

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俊、令俊、光

世沂中等還保江。俊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

南之地，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

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囊見上。漢今

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俊

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

趨采石見四十三。淮西大震。俊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

張俊渡江

楊沂中
搆塘之

將軍

斬以徇。行示曰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猷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沮，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於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猷率眾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猷前鋒遇於越家坊，敗之。猷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猷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猷眾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眾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見三五卷六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眾大敗，橫屍滿野。猷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麟在順昌，聞猷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乞其狀，始有廢豫之意。綱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綱趙鼎罷。○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

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

「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見十一卷二。臨安。浚奏：「天下之事，

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多豫而車駕

幸健康。見上。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南固易爾，能

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

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屬浙鼎與浚為相，政

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

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哲宗初年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賜之，曰：「

書載君臣戒飭之言，所以賜御，欲共由斯道也。」鼎頓首謝。雲間張氏

曰：大抵進取中原，浚與鼎素志也。臣嘗考夫趙鼎陳戰守禦之三策矣。其略曰：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

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是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經營大業無出於此。今鼎又請高宗回蹕臨安，

則知鼎也故遠張浚之見，而自睽已意，於淺何預焉。且大臣謀國，必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況浚與鼎好同魚水，其間

少有私忿者，皆呂祉以順為正，有以致之也。獨不見廉簡賈寇之事乎？於時即當去私忿，幹公事，與浚戮力王室，同心恢

復，擲將任人，復父兄之大難，還祖宗之舊物，不以王業偏安一隅，而豐功盛烈，勒諸鼎銘，雖方叔召虎，不足多讓，願

不倖欺，今乃不此之務，有若庸人，孺子，瑣瑣爭尚小節，鼎亦有所愧焉！又況光世驕惰不恤國事，宰相非人，尚可罷之，况一鎮之將乎，鼎爭之無謂也。故綱目不書曰：「罷趙鼎」而曰：「趙鼎罷」。見六卷第九。綱折彥質罷。以

小元祐
文忠正德

趙鼎自
睽已意
廉簡賈
寇之事
陳公輔
乞禁程
氏之學

張守參知政事。綱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從之。目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一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去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綱丁巳，七年。金天會十五年。春，正月，以陳與義參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綱以

張浚兼樞密使。自元豐改官制，樞密院不置使，至是復置焉。綱何薜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之喪，帝成服。

目何薜。見上。還，始知道君皇帝甯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

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今浙江，嚴州府。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去聲。左傳傳公三十墨臨戎。三年，于墨

經。注管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染其裘而加經。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

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見二三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

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

高宗終
喪何足
取

岳飛論
恢復疏

行三年之喪。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容曠也。高宗無恢復之志，有偷安之心。雖曰致喪三年，抑末也，恐何取。綱以秦檜為樞密使。綱三

月遣王倫如金。綱詔以倫為奉迎梓宮使。陛辭，帝命謂樞密曰：「河南之地，上

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綱三月，帝如建康。○以呂祉參謀都督府

軍事。張宗元為參議官。○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遙尊宣和皇后。韋氏為皇

太后。○劉光世免。張浚命呂祉節制其軍。綱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

浚以張宗元監其軍。綱飛自鄂見上節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慶、瓊兵

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略，疏言：「

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

下假臣日月，提兵趨京今河內懷慶府孟縣，據河陽今河內河陽府孟縣。陝府今陝西潼關在陝西，以

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

復，然後分兵濬滑俱見七八卷二，經略兩河河東。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

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

與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而

請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治河南汝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

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鄺瓊素不相下，一旦晏，入聲。擢○拔也。

之在上，則必爭呂尙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浚楊沂中如

何？」飛曰：「張宣撫張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

此軍哉？」浚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

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飛既與浚忤，卽日上章乞終喪服，以張憲攝

軍事，步歸廬山。廬山墓側浚怒，遂以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雲間張

氏曰：）嗚呼！天不以祚宋，有賊楨以扼武穆之志焉。然觀分注飾載張浚武穆之事，則知武穆以公道待浚，浚以私意

則其見幾明決之義昭矣。繼書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則其以私滅公之意顯矣。五月，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而罷。

張浚薦安國見上卷。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

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

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自嘉祐仁宗年以來，頤與兄巖及邵雍、張載，皆以

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

胡安國
諱禁程
氏之學

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哀持也。其遺

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

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坡僻，除知永州今湖廣永州府。安國辭，遂復與祠。綱六月，沈

與求卒。綱岳飛奉詔入朝，遂遣還鎮。目累詔趣促飛還職，飛不得已，趨朝待罪，

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悅，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

奏言比者寢閣之命見本頁。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

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師直為壯，曲為老。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

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臨安治也。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

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綱秋八月，以張浚為淮西宣撫使。綱召

淮西副統制鄜瓊赴行在，瓊以眾叛降劉豫，執呂祉殺之。時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憲瓊副之。瓊與德素不相下，及呂祉還

朝，德瓊列狀，交訴於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而命棣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崎副之，往屯廬州。祉復至廬州，瓊又詭德，祉密奉乞罷瓊兵權，書吏漏語於瓊，瓊遂謀叛，波淮降劉豫，執祉殺之。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祉妻

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綱九月，張浚免，罷都督府。目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去聲以一

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恥之大。帝未嘗不改容涕洟。制。○自目曰涕，自鼻曰洟。事無巨細，必以

吳氏死

武穆先

張浚
趙鼎

張浚
趙鼎

浚及酈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
 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檜
 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亦罷。以趙鼎為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
 使。綱冬十月，安置張浚于永州。目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欲遠竄之。會趙鼎
 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己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
 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
 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治廣東嶺南州府。鼎留不下，詰且。明且也。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
 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
 奇謀祕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帝意解，
 遂以祕書少監分司西京。洛陽。永州。今湖南永州府。居住。李綱。見上。聞之，馳奏曰：「浚措置
 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衛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綱
 聞月，以尹焞為崇政殿說書。目初，焞被召。見上。以疾辭。范中奏給五百金為行
 資，命漕臣至見上。親遣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今江西九江府。遂

退尹焞恬

留不進張浚言焯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即九江守

臣疾速津送焯至建康見上復以疾辭帝曰「焯可謂恬退矣」趣促召入見命

為祕書郎兼說書見上張浚棄盱眙見上還建康見上金人襲汴汴州今汴甯臨封府宋舊郡也見上卷三執劉

豫廢為蜀王立行臺尙書省于汴韓世忠岳飛請伐金收復中原不報見上十二月

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見上目倫還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

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測非所較也」逾五日復遣倫奉

迎梓宮於金

綱戊午八年金天眷元年春正月張守罷見上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魏吳

齊梁為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

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

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出知婺州見上卷二綱二月胡安國進春

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見上自王安石廢春秋不烈於學宮安國謂先聖

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

胡安國進春秋傳

對其佐
稱文定

春秋傳
為高宗
而作

高宗無
意中原

趙鼎驚
秦檜

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

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諡文定。安

國疆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

其身。雖數朔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嬰也

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謝良佐嘗語去聲。人曰：

「胡康侯子。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枯也。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一）靜軒周

氏曰：春秋，孔子之利害，亦百王之大法，當審賤之至公。苟非發明其顯微，何以圖揚其奧旨，左氏有傳泛而不切

益於治天下國家之良規也。所謂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其明微顯幽，提綱挈目，誠有

之意耳。雖然安國春秋之傳，蓋爲高宗而作也。使其讀此，能知大義，喚起復讎之志，慨然發憤之心。詎可北面而事虜哉

？措其蔽固已深，終莫能悟也。綱目書此，蓋深美之。綱帝定都臨安。皇帝自建康至臨安。見七八自是始定都矣。明

時呼！高宗至是，誠無意於中原矣。苟有志於中原者，不都川陝，則都荆襄，不都建康，則都維揚，今而定都杭州，僻處

海角，則栖栖然苟安之意見矣。審葛武侯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高宗忍棄祖宗之土地，忘父母之仇讎，而偷

安於一時也耶？直書定都，不再貶而其義自見。綱三月，以劉大中參知政事，王庶爲樞密副使。綱以秦檜爲

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目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

曰：「此人待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

晏敦復
先見

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

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陳與義罷，

夏四月，詔王庶視師江淮。庶至淮，淮水在江南上遂移張浚下，張宗顏軍淮西，

治河南汝巨師古屯太平州。見七八分韓世忠二軍屯天長。見上卷泗州三。緩急為聲援。

以劉錡軍駐鎮江。見上以固根本。五月，王倫借金使來，倫至會甯。今靈州，今靈州

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澶瀨，自河南還，言於金主，請以廢齊。劉豫舊

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蒲盧虎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

烏陵，謀太常少卿石竈大議事。六月，賜衍聖公孔玠衛州。今浙江衛州田。凡五頃以

亦曰子登秋七月，彗星。見五卷見王倫復如金，金，定初議也。八月，金始頒行官制。

歷三師，三公，三省，金以會甯為上京，臨潢府為北京，會甯，渤海古地，金之

舊土，初稱內地，至是升為上京會甯府，改遼上京臨潢府。在天府，遼縣為北京，

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今山西大同南京大興。今直隸順天中京大定府。見七五則仍舊云。

冬十月，罷參知政事劉大中，中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

賜孔玠

秦檜
蕭振

秦檜留
身參事

今日如
人患癩

秦檜留
身參事
者三

侍御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振亦謂人曰：「趙丞

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綱趙鼎罷。目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

子諲因奏事久，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爲之辨。帝欲併逐同，鼎奏子

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

出二佳士，不書黃。不草制者。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

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秦檜繼留身奏事，及出，鼎問

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鼎乃引疾求罷，且言：「臣議論出處

與劉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見上五。入辭，言於帝曰：「臣去

後，必有以孝悌之說脇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爲禮，一揖而去。

檜益憾之。鼎自再相，無所施爲，或以爲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癩，雷，○瘦病也。

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灸也。砭，以石鍼刺病。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

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

綱以句鈞龍複趙。如淵爲御史中丞。目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

畏首尾。左傳，文公十七年，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多持兩端。見三十一卷七。此不足以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

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不便，望陛下更思

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

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為患。中書舍

句龍如淵為秦檜謀

人句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為臺諫，使

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中丞，劾異議者，卒成其志。綱金以張

通古為江南詔諭使，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與王倫借來。先是，王倫使金從趙鼎受

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事使者

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庶

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秦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

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且

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為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

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

韓世忠四上疏

陳恥道
掃地

開不草
國畫

張九等
極言不
和

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靜軒周氏曰：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不曰來聘，而曰來言。綱曰：略無隱諱者，罪宋也。高宗忘父母之大難，信姦臣之欺已，排斥正士，銳意和戎，而以詔諭為名，縱復河有陝西之地，得不償失，屈辱益甚。胡來言而未來聘者乎？宋人靡恥道喪，國不成國，君不處君，臣不成臣，而三綱於是掃地矣。雖得天下，其可以一朝居哉？

綱十一月，以孫近參知政事。綱罷直學士院。曾開詔羣臣議

和金得失，貶樞密院編脩官胡銓。監廣州都鹽倉。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

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

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高麗奉宋正朔，稱臣納貢。耳。」開曰：「主上

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

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

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然猶

慮羣言，乃詔命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己受和，在朝侍從臺諫，其詳思條奏，和好

得失。於是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江、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

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程、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許忻、趙

李綱疏

胡詮抗疏諫和

雍皆極言不可和，提舉洞霄宮李綱亦上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還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見上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以遣使，其要選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自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憚同婪，屬舍反。〇憚，亦貪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狄人固貪憚，王又啓之。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易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賒宣：前漢書董仲舒傳：日賒月削。削傳：日賒月削。土字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一疏入，不省，胡詮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陛

下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藩臣之位？
 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之也。陛下毅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五見
二卷 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五代，晉石敬瑭，臣事契丹。 孫近傳附 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

曰「當拜」嗚呼參贊大事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邪

武臣折衝曰禦侮，詩大雅下曰：有禦侮。

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

之心願斷

短

三人頭竿之藁街

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門內，舊有蠻夷邸。

然後羈

錄

留虜使責以無禮徐

輿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百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

見七卷

甯能處

小朝廷求活邪

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

今廣西平樂府。

都

給舍

給事中及中書舍人。

臺諫及朝臣多救之檜迫於公論翌日改銓監廣州

今廣東廣州府。

都

鹽倉官興

今江南常州府宜興縣。

進士吳師古

侵，又二音。刻也。

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

剛中

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

剛中

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

今江西袁州府。

剛中謫知虔州

今江西贛州府。

安遠縣

府

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

日何所不至邪

綱王庶罷

庶嘗屬不可和，上疏者七，秦桧絕其說，遂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綱十二月以李光參知政

事

秦桧既定和議，將搗枕以吏劾尚書李光有人望，試稱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於帝而用之。

綱以韓肖胥簽書樞密院事

綱己未九年

金天眷二年。

春正月大赦

綱以金國通和

大赦江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

樓紹章赦文略曰「乃上穹

天也，天形穹隆，故稱。

開悔禍

悔前日之禍宋而轉而庇之，左傳隆公十一年，天其以禮悔禍於許。

之期而大

張浚疏
陳和議

岳飛力
陳非議

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
 永州。見上上疏言：「燕雲見七六之舉，其鑿不遠，虜自宣和。徽宗年以來，挾詐反覆，傾
 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
 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同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
 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
 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
 舜以來，人主奄忽也，又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見五卷可以削平禍難者
 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見上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
 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誠也。之及赦至鄂，
 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河北、河東。唾手燕
 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尙令稽啓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讎
 隙，和議成，加例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
 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

溫言獎譽。平輝之飛乃受命吳璘在熙州。見七一卷第其幕。莫客。郡府之擬為賀表璘愀

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情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

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

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南脩奉陵寢。曰：「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書責秦檜，力諫和議，忘讎辱國之罪，且

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

為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

還，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泣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士儂等往

檜以如圭不先自己，益怒。如圭遂謁告去。綱以尹焞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辭

不拜。曰：「先是資善堂。見上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帝慘然曰：「楊時物故，胡

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問學淵源，可以繼震。」乃除焞太

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改命焞以和議為非，固辭不拜。綱以王倫為東京

留守。命倫委制以吳玠為四川宣撫使。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

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司，四

范如圭
以書責
秦檜

趙鼎薦
尹焞

川宣撫使，陝西階成二。見上卷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

掖受命。**綱**三月，王倫至汴，金人歸河南陝西之地。兀朮遂於鳳州渡河而去，移行善於大名府。**綱**以樓炤簽

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命炤宣諭陝西。**綱**炤至鳳翔。今陝西鳳翔府。承制以楊政為熙河

使，屯延安以守陝。炤倚秦檜勢，妄自尊大，且好貨，失將士心。**綱**罷權吏部尚書

晏敦復。**綱**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己之非，秦檜使人誑也。恤○誘之曰：「公若曲從，

兩府中書樞密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

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見上**綱**五月，李世

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世輔，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節都巡檢使，世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

邪一會劉豫令世輔馬帥軍赴東京，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及豫廢，兀朮授世輔知同州，以計執金撤嵩，欲歸

朝，金兵追之急，乃縱之。世輔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鞏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擊寨出城至馬超谷，為金人所及，家

屬三百口，皆逃去。世輔奔夏，夏人問其故，世輔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撤嵩，取陝西，五

路歸於夏，夏主以世輔為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揭榜招兵，行至鄜州，吳玠遣詣樓炤於長安，炤送之朝，世輔乃率部下

三千南來，帝撫勞**綱**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仁孝改元大慶，號乾順曰崇宗。**綱**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

使吳玠卒。**綱**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

薑桂之性到老愈辣

李世輔忠義

吳玠將略

孫吳見七卷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身

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去聲之死去聲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

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諡武安自富平之敗見七八金人

專意圖蜀惟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綱士儀張燾還自

河南出燾知成都府綱張燾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大庫永昌陵而下皆逃竄劫

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讎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讎之大事」帝問

諸陵寢何如燾不對唯言「萬歲不可忘此賊」帝默然深德秦檜患之出燾

知成都府今四川宣撫副使綱世將精神明悟閑習

吏治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去聲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

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爾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

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綱金宋王蒲盧虎等謀反伏誅金蒲盧虎自以太

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

吳玠身當蜀衝

胡世將不改吳玠之規

金人執王倫

○ 究王詭魯觀為左丞相復附之撻懶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反事覺請遣虎詭魯觀皆不問

○ 宗長子，敬思尤甚

之，即遣介也。副使具言於朝，會孟庚至汴。時秦檜以孟庚倫即解留鑰之職。解留守將使指赴金

國議事，行至中山。今直隸保定府會撻懶等反，金人執之，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

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於河間。今直隸河以待報

命之至，時皇后邢氏崩於五國城。見七十八卷十金人祕之，目金以撻懶杜充為行臺左

右丞相。八月，撻懶以謀反誅。綱冬十二月，李光罷，目光初謂可因和為自治之

計，故署榜不辭。見上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和不可恃，

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於帝前曰：「檜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

遂求去。綱蒙古襲敗金人於海嶺。金胡沙虎，將兵攻蒙古，糧盡而還，蒙古追襲之，大敗其衆於海嶺。○蒙古，胡沙虎，俱見上三。書之，所以志

卷八一

南宋紀

高宗皇帝

綱庚申十年。金天眷二年春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初，將為司農丞，附秦檜，力贊和議，至是以將，為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

使。綱文殿大學士隴西。今陝西，臨邛府公李綱率目綱卒於福州。今福建，福州府年五十八，贈

李綱一
世偉人

趙李定
論

高宗嘗
不用張

劉錡順
昌之捷

少師，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

為遠人所畏服如此。綱（朱子曰）：綱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

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史臣曰）：以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挽之

曰：分注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蓋言其齊等故也。臣謂趙鼎大純而小疵，綱夏四月，韓肖胄罷。綱

五月，金兀朮撤離喝分道入寇。兀朮自黎陽趨河南，撤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復陷河南陝西州郡。秦檜以

其言不讎，答也，詩大雅抑之。甚懼，謂給事中馮檜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

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後，向獨慮君意。未測上意，然上意不可測。君其為我探之。」

檜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

曰：「甯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綱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璘

敗金人于扶風。今陝西，鳳翔。復其城，撤離喝走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綱東京副留守

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朮走汴。初，錡赴東京。至備口，見上卷。方食，忽暴風

拔坐帳，錡曰：「此惡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

直用韓
矣器倒

浮橋濟
敵

洪皓自
金密奏

將佐舍舟陸行，至順昌城下，謀謀，○今之細作。報東京已陷，因與知府陳規議，斂兵入城，為守禦計，乃寘置家寺中，積資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勵，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遂圍城。

錡募壯士五百，夜斫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辯辯，○髮者輒殲殲，○之。敵眾大亂，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兵老婆灣。兀尤在汴聞之，即索鞞鞞，○上馬，帥十萬眾來援，錡遣耿訓約戰，兀尤怒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鞞尖趨

同。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也。猶黎明也。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在鹿邑府，太和縣界。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

軍士雖渴死，毋飲於河。時大暑，敵遠來疲弊，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騎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更番休息。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敵力疲氣索，乃出接戰，敵大敗。兀尤拔營去，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尤平日所恃以為強者，十潰七八，遂還汴。既

而共皓見七八至六。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燕山見上卷一。之重寶珍器悉徙而

岳飛將
京西之
提

田晟涇
州之提

耕夫荷
鋤觀軍

夜又未
易當

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

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綱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目帝則飛

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皐楊再興李寶等分

布經略西京諸郡又命梁輿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

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闕苦澁反。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

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飛將李寶牛皐相繼敗金人於京西。綱

樓炤罷遣使諭岳飛班師。時秦檜方主和議，參遣司農少
師李若虛，詣飛營諭指班師。綱閏月令人寇涇州。今陝西，平涼
府，涇州。

經略使田晟破走之。綱岳飛收復南河州郡。綱韓世忠遣兵復海州。目世忠使

王勝等復海州。屬江南，
進安府。父老哀拊。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

秋毫無犯軍之所過戈。耕夫皆荷鋤而觀。綱張浚使王德復宿州。金人棄毫而

遁。俊入毫。遽還壽春。目俊遣統制王德復宿州。金守將馬秦降。宿州。屬江南，
陽府。平。

德乘勝趨亳州。屬鳳陽
府。與俊會於城父。南○故城
在亳州。時酈瓊見上卷
第五。與葛王烏祿在毫。聞德

至曰「夜又未易當也。」即遁去。德入亳州。請於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勝

王夜叉

進取。後不從而還壽春。今鳳陽府壽州。初，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今山西潞安府。縛令守臣

姚太師獻於朝。欽宗問狀，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夜叉耳。」由是人呼為王

夜叉。綱安置趙鼎于潮州。目秦檜惡鼎居越。越州，即紹興府。見上卷第八。偁已徙知泉州。今福建泉州府。

又諷司諫謝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還，復

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論其乾。干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

民○錢實也。謫官居興化軍。治福建興化府。次翁及右諫議大夫何鑄論之不已，乃貶清遠軍節

度副使潮州。今廣東潮州府。安置綱秋。七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目秦檜薦次翁為中

丞，故凡可以為檜地者，無不力為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朮，次翁懼檜

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

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同列。

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搖矣。綱岳飛擊走金兀朮于郾城，追至朱仙

鎮，大破之，遣使脩治諸陵。目飛留大軍於潁昌。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命諸將分道出戰，自

以輕騎駐圍城。今開封府開封縣。兵勢甚銳。兀朮大懼，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

岳飛郾城之捷

岳飛破拐子馬

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數戰十合，金尸布野，兀朮以拐乖，上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斫也。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奔見七卷。雲將背嵬見七九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太行見上卷忠義見同兩河河北河豪傑，敗金人於垣曲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又敗之於沁水。見二二遂復懷衛州見七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在開封府。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還汴，飛檄文也。陵臺令行上聲。視也。諸陵，葺治之。綱以楊沂中為淮北宣撫副使。劉錡為判官。綱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綱兩河豪傑李通等帥眾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見五三。相見同澤潞見七。晉見全。

岳飛奉詔班師

揭旗以
岳爲號

待岳家
軍來即
降

直抵黃
龍府痛
飲

十一日奉
金字牌

絳見七七卷四。汾見同音。隰見同音。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

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見上以南，金

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治直隸大名府。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

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肉，○刃傷。金將烏陵思謀，素驍勇桀黠，閉入聲，○狹也。亦不

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覲記崔

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大王之將欣，入聲。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

來降。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見七五卷第四。與諸

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淮水，在江南，鳳陽府。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

選也。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與輜重載衣物車。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

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浚楊沂中等歸，而後

上言飛軍孤軍不可久留，乞連詔還。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

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鄆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迎官

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見三五卷第十。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我不

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

得擅留。哭聲振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漢水在湖廣襄陽府。

上六郡閒田處之初，兀朮敗於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

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汴京城。日夜望

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

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

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飛至鄂見上卷第十。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

謝而已。嗚呼！宋事至此，漫不可為矣！是時諸將進取，所向有功，金將敗亡，心幾

勝落，而中原之民，覓食塗炭，以迎王師，誠應天順人，機不可失之際也。苟能假以歲月，莫或撓之，如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則不惟舊疆可復，而幽燕亦可復，不惟離恥可清，而沙漠亦可清。惜其功業粗布，沮抑復生，使忠臣義士，徒有黍離之歎，終不能過河興之一決，可哀也已。由是飛前班師，河南隨陷，是則宋人知有江南，而不知有江北。噫！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雖然，班師之計，皆秦檜所尸，其狀若誤國，擗髮難數，是固萬世之罪人也！或以飛雖發難，遂而前進，克復舊物，以功贖罪，不亦可乎？曰：禮君命召，不俟駕，遂而前進，則是負跋扈不臣之心，况十二金牌，一日送至，雖功蓋天下，罪亦難贖！君子其肯蒙首惡之名哉？綱目據事而詳書於冊，則惜之意可見。

八月，貶祕閣脩撰張九成等官。

目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今湖廣寶慶府。喻樗知懷甯縣

陳剛中知安遠縣見上卷第十。凌景夏知辰州今湖廣辰州府。樊光遠閬州見上卷三。學教授毛叔度

嘉州今四川嘉定州。司戶參軍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為刑

書生叩馬 兀朮 汴京城

秦檜固 萬世之 罪人

張九成 從楊時 學

九成不
苟安

王忠植
死節

金封孔
聖公衍

部侍郎會金人議和，九成言於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

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之曰：「且

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為異議？特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

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

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楊沂中軍潰會于宿州見上卷。走還泗見上卷。金人屠宿

州。○九月，遣使諭韓世忠罷兵還鎮。時諸大帥皆還鎮。○冬，十月，金撒離喝陷慶陽，河東

經略使王忠植死之。○忠植本河東治山西太原府。步佛山忠義人，以復石代等十一

州功，授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及撒離喝犯慶陽今陝西慶陽府。知府宋萬年拒守，胡世

將檄移文。忠植以所部救慶陽，行次延安今陝西延安府。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撒離喝。

撒離喝使甲士引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忠義見上也。為虜

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撒離喝怒詰乞之。忠植披襟曰：

「當速殺我！」遂遇害。萬年以城降，後贈忠植奉國軍節度使，謚義節。○臨安

火。○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璠頌為衍聖公。時金主與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在耶璠，遂封之。○十二月

子金而惜宋

月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置屯田於中原，則兵民雜處，且耕且守，民無疑貳之意，兵有就餉之資，而中原浸不可復矣。特書曰：始所以子金而惜宋也。金既

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真金本奚契丹東胡種名之人，皆自本

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

出師，始給錢米。凡田屯之所，自燕見上南至淮見同隴今陝西，鳳翔府之隴州。之北，俱有之，皆築

壘於村落間。

辛酉，十一年，金皇統元年。春，正月，金兀朮陷壽春，入廬州，詔張俊等將兵救之。二月，

王德復和州。兀朮自敗後留屯京汴毫見上。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乃

攻陷壽春。見同遂渡淮入廬州。今江南廬州府。詔張俊楊沂中帥兵赴淮西。岳飛進兵江

州。今江西九江府。尋詔韓世忠引兵往援。時兀朮自合肥今廬州府，合肥縣。趨歷陽。即和州屬江南。遊騎至

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請急擊之。見上卷渡采石。第四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

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兀朮退保昭關。在和州，含山縣，小岷山西。

既而德又敗韓常於含山縣東，又敗兀朮於昭關，復含山及昭關。楊沂中劉

錡敗金兀朮于柘臯，遂復廬州。劉錡自太平今江南，太平府。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

王德和州之捷

楊劉柘臯之捷

良薪橋

長奔如
燕而進
此順昌
族徽

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在廬州府，集縣東南。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

捷。兀朮以柘臯。河名，在集縣西北。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

陣。河通巢湖。在巢縣西。廣一丈，錡命曳。葉○拖也。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

槍。錡○擗也。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

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

「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錡上馬先迎敵，折中繼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

進，德率衆鏖。見七七卷第九。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

而進。」虜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於東山。在江南鳳陽府盱眙縣東。虜望見，驚曰：「此順

昌。見上。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在鳳陽府壽州。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

計。既而兀朮復親帥兵逆，迎也。戰於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敗走曰北。遂復廬

州。綱金主親祀孔子。綱三月，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金人陷濠州。即鳳陽府。俊

使沂中救之，敗績。乃皆遺饋，後歸建康，歸歸太平，沂中歸臨安。綱岳飛帥兵救濠州，不及，還次舒州。今江南安慶府。

綱金兀朮渡淮北去。○孫近罷。綱夏四月，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

張俊附
秦檜
岳飛諫
楚州

龜山三
經義解
王居正
學經辨
二君有
功聖門

使。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從給事中范同計，乃有是命。見上卷 閏六月，張俊知秦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時更軍制之初，將士多不安，乃命使軍飛往淮東，撫韓世忠之軍至楚州，使欲脩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不悅。

進秦檜為尚書左僕射。○秋七月，以范同參知政事。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存中時浙中賜名存中嫉之，至是二人言於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兵，命錡知荆南府。今湖廣

○八月，罷知溫州王居正。居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力辨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溫州。今浙江溫州府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據六經。易、書、詩、春秋、禮、孝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二經義解，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為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自古邪不能害正也，然能害之於暫，不能害之於久。譬諸陰翳毒霧，安能常蔽白日乎？昔也，龜山居正之書不出，王氏邪說盛行。二書之書一出，則王氏邪說遂沮。二書其有功於聖門也多矣。

○罷岳飛奉朝請。飛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恚恨也。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邪？」兀兀遺。檜書曰：「汝

去聲。檜書曰：「汝

去聲。檜書曰：「汝

去聲。檜書曰：「汝

去聲。檜書曰：「汝

去聲。檜書曰：「汝

去聲。檜書曰：「汝

去聲。檜書曰：「汝

去聲。檜書曰：「汝

秦槍力
飛殺岳

為陣法

此古束
伍令

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

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夫万俟卨，高

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見上斬見六三而不進，比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

山陽。即楚州而不守，乃罷為萬壽觀使，奉朝請。見十五卷綱九月，吳璘等收復陝西

諸州，詔班師還鎮。吳璘進兵拔秦州。屬陝西鞏昌府聞金統軍胡蓋與習不祝合兵

五萬屯劉家圈，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

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

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

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

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安○蓋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

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軍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

不能當也。遂進次剡。屬上家灣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

城，謂璘必不敢犯。璘先以兵挑之。見五一卷胡蓋出壘。見上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

城謂璘必不敢犯。璘先以兵挑之。見五一卷胡蓋出壘。見上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

吳興輕
裘駐馬

輕裘駐馬，器○致也。磨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璘圍

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

東首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見上郭浩復華州，屬陝西入陝州，屬河南河矣。詔至，璘

即自臘家城引兵還河池，今陝西，漢中府鳳縣。浩還延安，今陝西延政還鞏，鞏州，今陝西鞏昌府。世將惟

浩歎而已。圖莫將還自金，兀朮似曠和，莫將久留於金，乃繼之歸以道意。圖冬，十月，詔以魏良臣為金國稟

議使。圖秦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圖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

曲能告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

貴告飛，貴不肯。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許號雕

翎，翎○大兒以姦貪屢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

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今江南鎮江府。

乃自為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見上卷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

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俊親行鞫，鞫，鞠問也。使憲

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

秦檜結
詔獄下岳
飛後為
秦檜謀
殺岳飛
鶴兒

背淫證
忠報國
四大字

士儂救
岳飛

莫須有

告檜械憲至臨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寺周三畏鞠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刺字以背涅之。刺，音成。「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裏，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子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見上本頁，○逗留，見二十卷第十。爲言，卨喜白檜。卨又使鵬孫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附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儂鳥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結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

勝強擄

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綱韓世忠罷，目世忠深以利議為不然，及魏良臣使

金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為醴

泉觀使，封福國公。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去聲驢攜酒，從一二

童奴縱遊西湖。在杭州府城西。以自樂，澹然若未常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綱世忠之識過武穆，所謂馬見弓而高飛，魚驚釣而遠避，賊憎之勢可畏矣。綱十一月，范同罷，綱和議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

奉表稱臣于金。目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為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為

界，求割唐鄧。見六七卷第七。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

后，帝悉從其請，命鑄往使，鑄至汴。汴州，宋舊都，今河南開封府。見兀朮遂如會寧。見上卷第八。綱呼！用

將，甘心降虜，而忘父兄母妻之大難者，此高宗之素志也。君子奚獨罪檜哉？綱遣使割唐鄧商。見上卷第三。秦

岳飛殺秦檜

綱目大審秦檜釋臣於金者，所以遺其萬年之美也。人以南渡為中興，謬矣。綱遣使割唐鄧商。見上卷第三。秦

已暮，而飛之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

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今廣東廣州府。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

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死。凡傳附成其獄者皆進秩。

武穆忠

却名妹

辭營第

用兵太平

善以少

謀定後
戰難家

洪皓^{見上}。在金以蠟書^{以蠟為丸，置書其中。}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

會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餽名妹^{樞○美}。遺之飛

曰：「主上宵旰^詳，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

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

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

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同腐}。掠卒有疾，飛躬為調藥，諸將遠

戍^怨。飛遣妻問勞其家，死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

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

門。以八千人破曹晟十萬衆於桂嶺^{見七九}。其戰兀朮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

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見上}。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

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

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

壺^{見二十卷}，第八。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

高宗城萬里長

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鞬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檀道濟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寤哉？）

綱王戊十二年（金皇統二年）春二月進封建國公瓌（見上卷）為普安郡王目封崇國公瓌

二。為恩平郡王。綱詔諸州脩學宮綱何鑄還自金。目初，肅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勛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

曹鑄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

韋氏。綱三月放齊安王士儂于建州（秦檜惡其救岳飛也）。綱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卒，以鄭

剛中代之。綱夏四月，金使人以袞冕來冊帝（金遣左宣徽使劉筮，以袞冕冊帝，册帝為大宋皇帝。○筮音括）。綱六月，何

鑄罷（秦檜以鑄不傳會岳飛之獄，遂出知徽州）。綱秋八月，以万俟卨參知政事。綱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

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喪至，帝易總服，奉安龍德別宮）。綱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尸至臨安入居慈寧宮）。

劉光世
不遠
岳

綱九月，以孟忠厚為樞密使。充樞密使。總綱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以和好成也。綱遣

使如金，沈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旦，金循契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歲加之。綱冬十月，檜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于永固

陵，以懿節皇后祔。尋改陵曰永裕，在會稽。綱以程克俊簽書樞密院事。綱進封秦檜為秦魏

兩國公，辭不拜。以太后回鑾推恩也。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故辭。綱十一月，張俊免。綱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

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和議定，諸將罷，而俊無去意，故檜諷臺臣江邈莫

論之，遂罷為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見上綱劉光世卒。綱

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早解兵柄，與時浮

沉，不為秦檜所忌，故能竊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不逮遠矣。綱徽猷閣待制

致仕尹焞卒。綱焞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

其正者，尹氏子也。」綱詔祕書少監秦熈希脩日歷。綱秦檜無子，取妻兄王煥

孽子熈，養之南省。禮部擢為第一，檜以為嫌，進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為

首，熈次之，歷官祕書少監。檜自知不為士論所與，乃以熈領國史，自檜再相，凡

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耕易焚棄。因以太后北還為己功，自領其事，使著作

郎王楊英周執羔上之。○孟忠厚罷。目忠厚始以外戚貴顯，然能避權勢，不以私干朝廷。秦檜，忠厚之僚壻也，未嘗親附。至是，檜諷臺諫，引故事外戚不預政，罷之。

作太學
景靈宮

○癸卯，十三年，金皇統三年。春，正月，作太學。以岳飛宅廢之。○二月，作景靈宮。遺官自温州，奉迎祖宗神御至，遂詣天章閣西殿，告徽宗，及顯恭，攝肅二后，神御并奉安焉。○夏，閏四月，立貴妃吳氏為皇后。○后開封，今河內開封府，即汴京也。

人年十四，選入王邸。見四八。帝既即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遇日隆，累進貴妃。帝憐邢氏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秦檜累表請立后，皇太后亦以為言，帝從之。○王次翁罷。○六月，程克俊罷。○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直書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嘉不辱也。○自建炎號。高宗年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見七六。距會寧八。見上卷二百里。屢因諜一。見上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於金者，盡

洪皓忠
實日月
雖蘇武
不能過

朱弁義
不先歸

印俱與
不臥俱

力拯整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

忘君。雖蘇武見十五卷四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

和公。張浚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臨安治今杭州府。錢塘縣。暫居。為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

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實復以論

事忤檜。出知饒州。今江西饒州府。邵被囚。祚山見七卷七。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

已。又呼豫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勵。豫怒。械於獄。久之。復送於金。拘之

燕山。見上卷。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金復徙之會寧。見上。及還。入見。除祕書脩撰。主

管祐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今浙江台州府。崇道觀。弁副王倫使金。

見七七卷末。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

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覲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

成兩國之好。去聲。蚤伸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

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見同上。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

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

豫且誑也。抽○誘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

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餼○餽寄生 食芻米也。遺去辭也。以困之。弁忍飢待盡，誓

不為。去辭。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

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

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

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

未兆。金人以黷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

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

言，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祕閣而卒。綱：帝書六經，刻石于太學。綱：冬十二月，

金人來聘。賀正且也，自 是歲如之。綱：復置三館。目：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食，太宗置三館，

見六四卷 十三。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仁宗 朝。人才輩出為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

才用邪？

綱：甲子十四年。金皇統 四年。春，正月，樂平水鬪。水者，陰類。樂平水鬪，異之異者，自有書契以來， 災異雖多，然未聞水鬪者。此綱目之所得特書也。目

書六經 刻石太 學館三

樂平水 鬪

胡宏移
書貴高

初禁野

樂平縣

江西西饒
平府。

何衝里，田隴數百頃，自敵為

田中水類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高

平地數尺，不假隄

防

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

虹，聲如雷，穿牆毀樓，二水鬪於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各復故。

二月，萬俟卨罷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

高竹秦檜
故罷。

三月，帝謁孔子廟，遂視學。國學

大成殿成，司業高閔表請帝視學，從之，止輦。

見五二
卷三。

於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

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熈執經，高閔講易泰卦，胡宏見其表，移書責之曰：「太學

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

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讎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

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大辱而為大恩，閣下目覩

忘讎滅理，北面敵國，以苟晏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

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為之詞，

欺罔孰甚焉？」

宏安國子也。

高閔請帝視學，似矣！然高宗之時，乃屯否塗，
之時也。豈泰近之世乎？胡宏責之，何其當哉！

夏，四月初禁

野史。自從秦檜請也，後著作郎林機言：「有失意之人，匿迹近地，窺伺朝廷，作

為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絕之復下詔申禁之（靜軒周氏曰）大抵史者，

之是非者也。豈一人之私而能滅衆人之公論哉？厥檢掩護其惡之不暇，亦愚矣。嗚呼！使果能禁，則自呂秦以至於今，人皆不知褒貶之訓，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久矣。善乎呂東萊曰：史官，萬世是非之壆鏡；萬不能廢，管察不能賤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昔司馬遷作史記，武帝惡其直筆，刊落其書，然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明一史官之書，安能扼天下之筆乎？書曰：禁野史者，鑿楨之數也。

雷肥，音你。五月樓炤罷以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文會劾炤罷之，遂命文會代炤。自是執政氣，即以言者代之。閩

浙江大水見六七內侍右武大夫白鏐從皇太后北歸者因閩浙大水宣言變

乖鑿同洪皓名聞華夷顧不用鏐館客張伯鱗嘗題太學壁云「夫差

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見四卷秦檜怒之俱坐誹謗刺賦配鏐於萬安軍今廣東瓊州府

伯鱗於吉陽軍今瓊州府罷皓提舉江州今江西九江府太平觀編秋九月徙趙鼎於

吉陽軍鼎在潮見上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問者引咎而已先是鼎

請正建國公見上卷皇子之號檜言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

子乃立至是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其黨范冲見上卷邪謀密計轉相扇惑

以傲騎無妄之福蓋指皇子而冲嘗為翊善故也遂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

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三

水國浙大

道鼎謝
此老倔
強音

八卷第
九。猶昔。綱冬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學。目右正言何若指程頤張載見七十二卷二。

遣書為專門曲學，請戒內外師儒之官，力加禁絕，秦檜從之。綱十二月，李文會

免，以楊愿簽書樞密院事。目愿為中丞，迎合檜意，以舉劾人號之為「肉簡牌」。

至是，論文會，遂代其位。綱王倫為金所殺。王倫往返金國，贊成和議，不為無罪，故其見殺，而不書金殺王倫，而書王倫為金所殺，所以明其有可殺之道，故金得而殺之為耳。

目金欲以倫為平州今直隸永平府。路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

金協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益殺之。

綱乙丑十五年金皇統五年。春正月朔，初御大慶殿受朝。高宗與金虜，不共戴天，無時焉而可忘也？額乃御收受朝，晏然自肆，則是忘親釋

怨，非人子矣。直書曰初，深貶之也。綱夏四月朔，慧見五卷第五。出東方，大赦。綱六月朔，日食。綱帝幸秦檜第。

上賜檜第，車駕親幸，加檜妻兩國夫人，子煇學士承旨，婦郡夫人，孫，堦，地，並除直祕閣，賜三品服，頃時方九歲，尋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檜，後又命作檜家廟，賜以祭器。綱秋七月，放張浚

子連州。目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許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許氏知之，誦

其父咸紹聖哲宗年號。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

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時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

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預備倉卒，

孫

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見四七卷六。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

之。遂貶連州。嶺南東廣州府。居住尋徙永州。今湖南永州府。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

今湖南長沙府。與郡丞汪錫共伺察之。綱冬十月，楊愿罷，以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

綱丙寅十六年。金皇統六年。春正月，行藉田。見十一卷第八。禮。先是，知度州薛弼言州民朽柱

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於是脩彌文以飾法具，如

鄉飲。見四八卷第五。耕籍之類，節節備舉，為苟安於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

瑞之奏日聞矣。綱秋九月，金劉豫死。

綱丁卯十七年。金皇統七年。春正月，以李若谷參知政事，何若簽書樞密院事。○二月，

李若谷罷。三月，以段拂參知政事。○何若罷。夏四月，以汪勃簽書樞密院事。綱

五月，安置提舉江州太平觀洪皓于英州。秦檜惡之也。○英州，見七三卷三。綱秋八月，故相趙鼎卒。

于吉陽軍。目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字

米，會降旨趙鼎李光。紹興十一年，秦檜忌李光，安置廣州，復戍瓊州。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

省。鼎遣人語去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

行籍田

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東方宿名，莊子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為相專以固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齎志以沒，然中興賢相，鼎為稱首。綱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剛中治蜀有方略，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召還，資料陽軍，安置未幾，四川宣撫司亦罷。

綱冬十二月，金及蒙古利。綱初，撻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未。見上卷通蒙古益強，兀朮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圍寨與之。歲遺去牛羊米豆，且冊其酋熬羅勃極烈。見七五卷三。為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蒙酋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綱書金及蒙古和，以見仇和者金也。蒙古拒金不屈，則見蒙古之浸盛。綱，金伐蒙古不克，則見女真之漸弱，識者可以觀二國之興亡矣。

綱戊辰十八年。金皇統八年。春二月，段拂罷。○三月，以秦熈知樞密院事。綱夏四月，秦熈罷為觀文殿學士，兼侍讀，位次右僕射。熈乞避父子共政也，尋加少保。綱五月，放浙東。治浙江，紹興府。副

總管李顯忠于台州。綱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惡之，降官奉祠台州。今浙江台州府。居住。綱秋七月，寬諸郡雜稅。○八月，汪勃罷，以詹大方簽書

綱

樞密院事。○九月，詹大方卒。○冬，十月，以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金兀朮卒。

○十一月，竄胡銓于海南。○十二月，命以完顏亮為右丞相。亮本名迪古，乃太祖幹本之子，金主完從弟也。

○己巳，十九年。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亮，天德元年。冬，十二月，金完顏亮弑其主亶而自立。

○庚午，二十年。金天德二年。春正月，殿司軍士施全刺秦檜，不克，檜殺之。○檜趨朝，殿

前司後軍使臣施全，挾刃於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鞫○推窮罪也。

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尸也。於

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衛。○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巫伋簽

書樞密院事，遣堯弼使金。賀即位也。○下李光子孟堅于大理獄，流之峽。治州，責降

徽猷閣直學士胡寅等官有差。今廣東瓊州府。見上。嘗作私史，其仲子孟堅，

為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許其事。秦檜命兩浙見七十卷第六。轉運副使曹泳究實，泳

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幾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

堅除名。編管峽州。今湖廣荊州府夷陵州。於是胡寅程瑀與潘良貴宗穎張燾許忻賀允中

吳元許八人，皆緣坐責降，有差。有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

施全忠

李光私

傳夏二子

鄉人告之。以為譏毀大臣。且言元美與李光交。故其亭號潛光。檜大怒。竄之容

州。今廣西梧州府容縣。綱夏四月。金主亮大殺其宗室。初。亮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至是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

絕。略後皆綱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撒盪喝等。夷其族。齊復忌之也。綱秦檜有疾。詔

執政赴檜第議事。十二月。甲子。檜始朝。

綱辛未。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金置國子監。綱二月。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綱

伋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欽宗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收。伋唯唯。而

退。綱三月。金主大營宮室于燕。同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寧之尊。密有

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即會寧。見上卷第八。僻在一隅。不若徙燕。即燕京。今直

府。隸應天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去聲諸

路夫匠。築燕京宮室。一依汴京。見上第六汴。制度。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

華麗。綱秋八月。太傅鎮南武安甯國節度使咸平王韓世忠卒。綱世忠解兵罷

政。臥家凡十年。至是卒。孝宗朝。追封蘄王。諡忠武。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

用。綱冬十一月。余堯弼罷

綱王申，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夏四月，巫伋罷。以章復伏簽書樞密院事。○秋，九月，章復罷。○冬，十月，以宋樸簽書樞密院事。

卷八二

南宋紀

高宗皇帝

金燕都

綱癸酉，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春，三月，命遷都于燕。金主自上京。見上卷末。至燕京。見同上。初

備法駕，下詔改元，以燕列城之名，不當為京師號，遂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京。見同上。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見八十一卷八。為北京，而東京

遼陽府，西京大同府。見同上。如舊。綱冬，宋樸罷，以史才簽書樞密院事。

綱甲戌，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春，正月，地震。○夏，六月，史才罷。以魏師遜簽書樞密院

事。綱秋，七月，張俊卒。自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

錡。見上卷第四。附秦檜殺岳飛。見上卷第六。為世所鄙薄焉。綱以敷文閣待制秦埴。曠○檜孫，埴子。脩

撰實錄院。綱冬，十一月，魏師遜罷，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簽書樞密院事。○

加秦僖少傅，封嘉國公。

綱乙亥，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夏，四月，施鉅罷。○六月，鄭仲熊罷，以湯思退簽書樞密

院事。綱改岳州。今湖廣岳州府。為純州岳陽軍州。為華陽軍。○或言岳州，乃岳飛駐軍

之地，又與其姓同，乞改之。蓋以媚秦檜也。岳州人謂「飛駐軍乃鄂州」。今湖廣武昌府，見上卷

三。於我州何與而改之？綱金汴京火。金主陞有南侵之意，乃謀遠汴，遣完顏長檜為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蕪焚，金主大怒，杖殺長檜。綱

秋，八月，下趙鼎、子汾等于大理獄。○秦檜於一德格天閣。見上卷第九書趙鼎、李光

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

元與張浚詩言於朝，其詞連逮。見十卷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

錫告宗室知泉州。今福建泉州府。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

州。今福建汀州府。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賚，必有姦謀。詔

送汾令衿大理鞠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

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綱以董德元參知政事。董德元，秦檜門人。綱冬，十月，徙洪皓於袁州，

未至，卒。○皓居英州。見上卷第九。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今江西袁州府。至南雄。今廣東南雄府。卒。

金汴京
一德格
天閣

檜病不
能書

秦檜死

後一日秦檜死，皓久在北庭。見上卷第七。為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為何官，居

何地，不幸為檜所忌，不死於敵國，而死於讒僞。聞者悼之。綱進封秦檜為建康

郡王。如其子熺少師，並致仕。是夕檜死。目檜病，帝幸其第問焉。無一語，惟流淚

而已。熺奏請代居相位者為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和帝還宮，命沈虛中

草檜及熺制，並令致仕。是夕檜卒，贈申王，諡忠獻。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

忘讎數也。和○敗，書洪範論，舜倫攸敷。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同列

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

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晚年殘忍尤甚，屢興大獄，開門

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其勢漸不可制。檜既死，

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綱（朱子曰：）紹興之初，登才並用，紀綱

之勢，蓋十八九，勝人於是始蠶和蠶以沮吾計，而宰杜秦檜，斷自腐敗，蠶以長樂棹宮藉口，擁瑞乘謀，英慈主議，使和

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類以忘難忍辱，為事理之當

然，嗚呼！始則倡邪謀以誤國，終則披靡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

釋趙汾及李孟堅王之奇等自便。

二十二年，三月，編管王庶子之奇之奇于嶺南。

綱以魏良臣參知政事。綱

綱黜秦檜姻黨十一月

寶梁助
而下留

張綱為
守

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胡銓于近州。光移郴州，銓移衡州，光尋卒。

綱丙子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春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官。○二月魏良臣罷。綱三

月罷宰相兼樞密使。以邊事已定也。綱以万俟卨參知政事。綱竄東平進士梁勛。于

遠州。目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勛於千里外州軍而

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也。」定議

邪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浮誕，不根之言。以惑衆聽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置典

憲。綱夏五月以沈該万俟卨為左右僕射。夜並同平章事。湯思退知樞密院

事。目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至臥內。祝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

慮檜以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為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

檜無遂信任之。綱六月以程克俊參知政事。○靖康帝卒于金。綱秋七月彗。見五。

出井詔求直言。綱八月程克俊罷以張綱參知政事。綱初為給事中，以

秦檜用事遂致仕。臥家者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

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綱九月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綱冬十月復安置

觀文殿大學士張浚于永州。見上卷第九。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

心慕焉。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己，必欲殺之。檜

死，乃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今江西南昌府。時喪母將歸葬，會星變求直言，浚慮虜

數年間，勢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虜可信，莫為之備。沈該、方俟、高居

相位，尤不厭。極入聲。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乃上疏極

言。沈該、方俟、高湯思退謂敵未有釁而浚乃若禍在年歲閒者，皆笑其狂。臺諫

湯鵬舉、凌哲等論浚名在罪籍，唱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或遠方生患，復

安置永州。

綱丁丑，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春，二月，以湯鵬舉參知政事。○三月，方俟、高平。○夏，六

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秋，八月，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九

月，張綱罷，以陳康伯參知政事。○冬，湯鵬舉免。

綱戊寅，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春，二月，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王綸同知院事。○秋，七

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金主以通為謀主，議與兵南侵。○九月，以王剛中為四川制置使。○初，剛中

張浚上疏極言

金使南侵

金營

言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強弱而先擇將帥蒐搜也。閱士卒實

邊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

其言會西蜀治四川成都府。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綱冬十月金營

汴宮。

綱己卯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春二月金籍諸路兵造戰具。綱夏五月貶禮部侍郎孫

道夫知綿州今四川成都府綿州。道夫使金還具奏金有南侵之意帝曰「朝廷待之

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與兵豈問有名」

湯思退沈該不以為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貶

六月陳誠之罷。○沈該免秋七月以賀允中參知政事。綱八月召監潭州南嶽

廟朱熹不至。目熹徽州今江南徽州府。婺源今徽州府婺源縣。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

州府。疾亟屬視。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押。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

死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稟學焉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

舉進士為泉州今福建泉州府。同安今泉州府同安縣。縣主簿罷歸聞延平見八十一卷一。李侗學於羅從彥

三人學有淵源

徒步往
從李侗
學以居
敬為主

潛鈔款

一意下
力田實
藥籍溪
先生

草堂讀
書

白水先
生

得伊洛二程子之正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為主。

築室武夷山在福建建寧府崇安縣中四方游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熹卒

不至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慤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

學見八十一卷五憲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鈔抄本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今四川重慶府涪州譙定

受易學於頤二人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恣也」故不有見惟學

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

且揖諸生歸崇安上見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日衆號籍溪先生仕終

祕書省正字朱熹嘗言從憲及勉之子輩三君子游而事籍溪先生為久得其

學為多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結草堂讀書其中力耕

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憲子輩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才器為

說聖賢之道因以女妻去熹門人號曰「白水先生」子輩論○見七卷一仲

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興化今福建興化府通判隱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與憲

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朱

不遠復
三言
孫山先

蘇如圭
朝名臣
章

熹而已。熹初從子輩遊。子輩以易之不遠復二言，俾俾之終身。不遠復，謂失之未遠，能復於舊也。易復卦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繫辭下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學者稱爲屏山先生。○九月

以湯思退、陳康伯爲尙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皇太后韋氏崩。年八十，諡曰顯仁。○冬，十月，以王綸知樞密院事。

綱庚辰三十年。金正隆五年。春，正月，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二月，以普安郡王瑗

爲皇子，更名瑋。委進封建王。○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爲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

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尙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

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明哲安，恩平二王也。見上卷第六，邸見上卷第七。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

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至是，利州。見六一卷三。提點刑獄范如圭擢。端，入聲。○探也。

至和嘉祐。具仁宗年號。仁宗無號，大臣請建請號也。凡二十六篇，合爲一書，囊封以獻，請斷

以至公勿疑。帝感悟，卽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爲皇子，加恩平郡王彥開府儀同

三司，判大宗正寺，稱皇姪。○夏，六月，王綸罷。○秋，七月，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朱

倬參知政事。○初，以張浚薦，自宜興。見八十卷十。主簿。入對，時方以劉豫爲憂，倬策

其必敗。帝大喜，而秦檜惡之，出為越州今浙江紹興府教授。檜死，倬知惠州今廣東惠州府。陛辭。

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久淹？」滯也如此。倬言為檜所扼，帝愀然。悼動之貌。慰諭，目

送之。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裨，益也。帝信任

之。綱八月，賀允中致仕。綱九月，以李寶為浙西治杭州府副總管。寶嘗陷金，拔身

自海道來歸，至是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上舉乃授官，令於平江今江蘇蘇州府督海

舟捍禦。綱冬，十二月，湯思退有罪免。綱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

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秦檜父子恩也。宜寬之憲典，遂

奉祠。綱初行會子。如交子，關子之類，交子，見六儲見

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初行於兩浙。見七十卷六。遂通

行諸州。

綱辛巳，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雅大定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帝不受朝。綱風雷大雨。去聲。雪。

綱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繼以雨雪。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夾震大雨雪。孔子

以八日之閒，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閒，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

子初行會

汪澈天

想養詩
賦士科
取賦士

姦萌，戚屬無乖刺。也。○長而又無女謁。女人請之私，意者殆為去夷狄乎。願陛下飭

大臣，當謹於備邊也。○二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自禮部侍郎金安

節言，熙寧元豐俱科宗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近合科以來，通經者

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業難兼濟。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

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為成憲，從之。○三月，以楊椿參知政事。○以陳康

伯朱倬為尙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以吳拱至襄陽府。自先是，陳康伯以

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召楊存中及三衛帥至都堂

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

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

傳幸闕。○蜀四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

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衛禁旅助襄漢。今湖廣襄陽，漢陽

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見上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部兵三千戍

之拱珍。見八十卷之子也。○夏五月，金主亮使人來求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

立馬吳
第一

金遜都
于汴
魏勝起
州兵復海

喪。金主亮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己之像策

馬於吳山。在杭州府治南。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至是遣其簽

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來賀天中節。端午為天中節。亮謂全曰：「汝見

宋主，即面數上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

將親詰之，且索漢漢水，在湖南鳳陽府。淮淮水，在江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

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為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

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

復曰：「趙桓欽宗名。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遽起發哀而罷。詔持斬衰三年。

綱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綱六月，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屯揚州。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

為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綱金主亮遷都於汴。○秋七月，金大括馬于諸路。綱金主大殺宋

遼宗室之在其國者。凡百三十餘人。綱八月，宿遷今江南淮安府宿遷縣。人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

知州事。目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即淮安府。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

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今淮安府安東縣。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

一人金知海州。鳳淮安府。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

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

無名與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

之。勝殺安仁，擒文富，民皆安堵。見四二卷二。如故。綱金主亮弑其太后徒單氏。九月，

遂大舉入寇。目徒單后聞亮欲南侵，數朔以言諫之。亮不悅，尋弑之。遂分諸道

兵為三十二軍。九月，亮戎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皆從，眾六十萬，號百萬，旣帳

相望，鎚見四一卷三。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於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見八三卷二。入淮東，

遠近大震。綱以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綱金人犯黃牛堡，吳璘等敗之。遂復秦

隴。俱見五九卷八。洮。見七四卷末。三州。綱劉錡遣兵復泗州。屬江南鳳陽府。綱高平。今山西澤州高平縣。人王友直起

兵復大名，遣使入朝。目友直幼從父佐遊，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變也。盟乃結

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即矯制自稱河北。治直隸大名府。

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眾數萬，制為十

三軍，置統制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眾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

王友直忠義

朝奏事未幾，自壽春見上卷來歸，詔以爲忠義都統制。冬十月，金人圍海州。見上

魏勝、李寶合擊，大敗之。金人渡淮，劉錡進軍楚州。今江蘇淮安府以拒之。金人立

曹國公烏祿爲帝于遼陽，更名雍。金東京見上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朵之子，

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沉靜明達，衆心歸之。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弑母

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懼，謀於其舅與元少尹李石、石勸

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御宣政殿即位，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

惡數十事。劉錡將王權軍潰於昭關。見上卷第四錡引還揚州。見上金主亮入廬州。

見同上，○機自昭朝退未和州。帝親征，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帝聞王權

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杭海避敵，康伯

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民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越州，今浙江

紹興府。越州，治福州府。者，審爾大事去矣。蓋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

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旣堅，康伯乃請

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

陳康伯
奏詔後伯

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綱王權退屯采石。見上卷金主亮入和州。見同綱李寶大破

金人于陳家島。在山東萊州府膠州南海口。殺其將完顏鄭家。綱金人陷揚州，劉錡遣兵拒於早

角林。在揚州麻江都縣南。大敗之。綱十一月，召張浚判建康府。目殿中待御史陳俊卿上疏，

極言浚忠盡。見五四卷三。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今江南江甯府。浚至岳陽。今湖廣岳州府。買舟，冒風雪

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燄漲天，慎毋輕進。浚

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乘輿見三卷二。遂乘小舟徑進。時長

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綱編管王權於瓊州。今廣東瓊州府。以李顯忠代將其軍。綱金

人侵瓜洲，葉義問使中軍統制劉汜。祀禦之，敗績，義問走建康。綱虞允文大敗

金軍於采石。金主亮趨揚州。目亮築臺江上，自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

一羊一豕投於江中，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

紅旗於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今江南太平府蕪湖縣。迎李顯忠交

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

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

張浚之
君父之
急

虞允文
采石之
捷

虞允文
將略

曰：「金帛告命，見七二卷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

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

「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傍依傍。東

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請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

操小紅旗，磨數百艘。搜○船之絕直渡曰。江而來，辨息之閒，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

也。博○逼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

後，則兒女子爾。」後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鱸秋。船衝敵舟，皆

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會。卒自光州屬河南汝。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

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石大敗之。金兵還和州。見上

會報曹國公已卽位於東京，改元大定。亮拊髀見三五。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

元『大定』，此非天乎！」遂召諸將帥謀北還，率其軍趨揚州。雲閒張氏

曰：「或曰虞允文之敗金人也，何其成功若是之速哉？曰：允文之識時達權，岳武穆之所不及也。况亮已知雍爲國人所

立，自知舉國之人，皆不願敵已也。然其兵已出矣，何可已乎？譬猶人之外雖無病，其臟腑已受疾矣，是以貌雖

欲勝，而心實孤危。况亮以食藥殘虛御下，允文以公忠信義勉人，又加以決策臨陣之機，此其所以成功之速也。曰：然則

其與謝玄之淝水，周瑜之赤壁，劉琦之順昌，孰優？曰：允文優。何優乎？曰：謝玄，周瑜，劉琦，宿將也。允文，養生

時後揮
雙刀出

虞允文
識時達

書生優
於宿將

也。彼皆出師禦敵，此則將命倚師，特以見當時事危勢迫，故不顧矯制之小嫌，以成退敵之大功也。
○噫！以宿將之才，而勝敵於豫備者易，以書生之見，而勝敵於倉卒者難，此允文之所以優也。

謝玄，見三卷第八。周瑜，見二卷第六。

卷第六。劉錡，見上卷一。

采石，虞允文語。去聲。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今江南鎮江府。無備，我當往，

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

在江南江甯府六合縣。

造三牖，暫，入聲。插以版蔽水也。

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

皆集京口，凡二十萬。允文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

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

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閔等爲招討使。

閔淮東，顯忠淮西，拱湖北京西。（雲間張氏曰：）

劉錡爲將，無環可指，世稱張韓劉岳之劉，謂光世也。若以光世之劉，爲劉錡

得其當矣。

張韓劉岳，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岳飛。

綱金主亮爲其下所殺。亮至瓜洲，居於金山。見七八卷九。

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

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詭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

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軍士危

一大功出
一儒生

張韓劉

懼，欲亡歸，乃決計於都統制耶律元宜，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

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詰明且也。元宜等帥

諸將以衆薄也。明亮營，遂殺之。元宜自爲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

於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皆北還。十二月，成

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帝如建康，張浚至建康，即具行宮儀物，請

車駕臨幸，帝從之。帝至建康，張浚拜迎道左，衛士見浚，莫不以手加額。浚起復

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爲重。金主雍入燕。見上卷末。

綱王午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朔日食。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其將辛

棄疾來朝。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山東忠義耿京據東平。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自稱

天平節度使，以齊州。今山東濟南府齊州。歷城。今濟南府歷城縣。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

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見三三卷二。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金主雍遣使來

聘，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也。建爲魏魯宋國使，且告即位。二月，以虞允文爲川陝宣諭使。允文還朝，帝慰籍

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朕之裴度。」見七六卷九。及是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

張浚風采隱然

棄疾來歸

比裴度文

漢允文
中原恢復

劉錡有
儒將風

洪邁使
金

洪邁不
愧乃父

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
至蜀，遂與吳璘經略中原。綱帝還臨安。綱閏月，吳璘復大散關。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分兵

守和尚原。在寶雞縣西南。金人走寶雞。綱楊椿罷。綱太尉威武節度。治福建福州府。使劉錡卒。目

錡以劉汜敗。見上。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武穆。錡慷慨深

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

孰敢當者，皆隨名姓以對，其答如響。至亮，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惜錡

以疾不能成功，齋。濟平。恨而沒。綱耿京將張安國殺京以降金，辛棄疾還，執安

國送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棄疾獻議恢復，持論勁直，不為迎合，衆壯之。綱遣起居舍人洪邁使金。目金高忠

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

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

使。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闕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

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

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去聲。不成。至燕金閤。始。門見圖書不如式，抑

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

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金尚書不可，乃遣還邁。皓見上卷第七。季子也。

夏四月，以汪澈參知政事。金人復攻海州。見上鎮江今江蘇鎮江府都統張子蓋及

魏勝大敗之。金追廢亮為海陵煬燕王。五月，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昉。

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瑋見上不勝升其憤，及帝下

詔親征，瑋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於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

為去聲草奏請扈戶〇侍蹕見十一。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

今江蘇江甯府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

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更名昉。孝宗之在藩邸，而其直氣凜然不可犯者，其有

者，烏可不以端人正罷三招討司。以李綱為主管侍衛軍馬，司成閔主營

追封子侂。見七九為秀王。諡安僖，母張氏為王夫人。朱侂罷。帝傳位于太子，自稱太上皇帝。

皇后稱太上皇后。太子即位，大赦。上皇退居德壽宮，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文則有餘，擾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願乃搖搖軍機，坐失事機，始憾於汪黃，終制於秦檜，偷安忍恥，罪惡當蒙，以貽來世之鑒，茲夫！

帝朝

孝宗直氣凜然

高宗付託得人

朱子
封事
上
學
王
之
計
脩
攘
之

本原
之
地
張
浚
手
書
召

太上皇於德壽宮。

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不許，自是月四朝。

綱以龍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曾觀幹辦皇

城司。

二人帝潛邸內知客也。學以大淵知開門事，觀同知開門事。

綱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

目監南嶽廟。

南嶽，衡山也。在初廣衡州。

府衛山

朱熹上封事。

熹

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

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

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禮：交之讎，弗與共戴天。則不可和也。明

矣！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

脩政攘夷之外，子然無一毫可恃，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

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

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

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

之地，亦在朝廷而已。綱秋七月，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目帝

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

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

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讎自服。」帝

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

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見七六以

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建土邸也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見上瓜洲。見上浩

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於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見上浩

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魏公之遇孝宗，可謂受知於台之深者也。其恢復之功，必將收之於桑榆矣。然

卒見沮於史浩，豈人力之所能哉？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其魏公之謂乎？

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罷川陝宣諭使虞允文。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

可過寶雞。見上北不可過德順。今山東濟南府德州。順州，今直隸順天府順義縣。若兵宿於外，去川口。蜀口

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下秦鳳等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

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利害至重，不可

不慮。於是允文罷知夔州。今四川夔州府。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

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今江南太平府

史浩 涪

張浚 武 穆孫六人

虞允文 三 路 諫 集

今日有八可戰

綱冬十月，葉義問罷，以張燾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金以僕散忠義為都

元帥，紇石烈志甯副之。金主以宋不稱臣，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

制諸軍，復令志甯駐軍淮陽。見八十卷三。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

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見五十卷三。十二月，詔宰相復兼

樞密使。詔吳璘班師。時議棄三路，金詔璘班師。

孝宗皇帝 名昚，太祖六世孫，德芳之後，秀王偁之子也。母張氏，生睿於秀州，有嘉禾之瑞，高宗無嗣，育為皇太子，受禪。在位二十七年，復內禪壽六十八歲而崩。帝性至孝，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感尤切，有恢復之志，值金主賢明，無讐可乘，南北講好，俱得休息矣。

綱癸未，孝宗皇帝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春正月，置武舉十科。吳璘還河池，金人遂

陷新復十三州軍。璘得詔，僚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

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願主上初政，璘握重兵

在遠，有詔，璘何敢違？」遂退師還河池。見上卷第五。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

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見七六卷二。熙河。見同上。永興。治陝西。三路

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為金取。綱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倚魏公
如長城

辛次膺
首言稱

綱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先

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字敬夫，號南軒。赴行在。見三三。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見上。以動中

原之心，用師淮壖。軟，平聲。○需岸邊地。以為吳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

「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栻以少

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見四一諸人皆自以為不及。及入奏事，因

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

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

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綱二月，黃祖舜罷。綱三月，以張燾參知政事，

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自初，次膺為右正言，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

十年。帝即位，召為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

成閔之貪饕。酒○饕餮。財也。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

下韙也。委○是。之渡江已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為首。綱金人以書來求海酒。俱見上。唐

鄧商俱見上州之地及歲幣。且遺蒲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蒲琦屯靈壁。積糧併城，將為南攻計。○虹縣，靈壁，俱見下。綱張燾罷。綱夏四

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見上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為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

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與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取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

倖？」復辯論於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乘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

宏淵亦獻搏虹縣，屬江南鳳陽府。靈璧今鳳陽府靈璧縣。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即鳳陽州府。趨靈璧，宏淵出泗州趨虹縣。五月，史浩免。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

狀，始知不由三省。浩因奏言：「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丐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

府。屬浙江。顯忠復靈璧，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見上卷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璧。

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

李邵二將不協

招撫軍關西將

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

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

降於顯忠。綱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目顯忠兵傅。宿州府。城。

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顯忠初為淮

關西將軍，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故稱。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

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顯忠。後趣之，遂復宿州。中原震動。

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

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

忠為淮南治江西南州府。京東、河北治遼東大招討使，宏淵副之。綱帝率羣臣詣德壽宮

上壽。天中節也，歲以為常。綱以辛次膺參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院事。綱李顯忠、邵宏淵之

師潰於符離。目紇石烈志甯自離。陽今河南歸德府。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

李撤復自汴汴州，今河南開封府。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

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

李邵符離之潰

「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被避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

鬪志，諸將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

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邪？」

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見八十一卷三。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

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見同上。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為鎮江今江南鎮江府。

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見上第。撫將士，遂還揚州今江南揚州府。上疏自劾。六月，

汪澈罷，以周葵參知政事。顯貶張浚為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於筠州今江西南。

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利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

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見九卷第十。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

之。」浚乃大飭守備，帝復召浚子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心腹之

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擊闖入肘喻為人所牽制也。擊，引也。劉向說苑：魯使密子賤為單父令，子賤。

借善書者一人，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善，又引之。書者辭歸以告魯君，魯曰：子賤苦吾擾之，不得施善政，命毋微發，單父化盛行。」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

帝覽奏，謂澆子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

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

醴泉觀使，奉朝請。

見十五卷第八。

而下詔罪已。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

樞密使充宣撫，治揚州。顯忠責授果州

今四川順慶府。

團練副使，筠州

今江西瑞州府。

安置，而邵

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綱辛次膺罷。目次膺

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權，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

知臣嘗疏其姦。」遂罷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

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辨。思退固

不足道，竊恐有誤國家爾。」綱秋七月，以湯思退為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

樞密使。綱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

陳後卿奏：使浚自劾故也。浚遂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

綱金人復以書來

求地，及歲幣。詔淮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報之。目紇石烈士甯以書貽三省密

院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

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

於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

張浚諫和金

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款。」緩也。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意亦然，姑隨宜應之。

乃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俱見上第八。等州，乃正隆。金主亮年號。淪盟之後，

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殘也。瘵。債，病也。之餘，恐未如

數。」仲賢陛辭，帝敕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

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幣可與，

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綱冬十月，立賢妃夏氏為皇后。綱十一月，盧仲賢還，

有罪除名，遣審議官胡昉如金軍。綱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

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遣。去聲。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

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

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聞其擅許

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郴州。見七九卷三。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

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王之望為都督府參贊軍事，不欲戰，請

陳良翰
諫遣王翰
之望

張浚
疏力辨上
其失

入朝，因奏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胡昉為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併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當遣使人罷和議矣。詔廷臣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陳康伯等以和金未決，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祖大事，豈同戲劇？」極劇也。帝意遂定。浚在，尚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命主，完頭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

賢奸並相

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為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為陛下憂之！不聽。綱以朱熹為

武學博士，既而罷之。目熹應詔入對，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見上第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一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

博士，後與洪适論不合而歸。綱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為尚書左右

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綱（靜軒周氏曰：）罷康伯而相思退，此君

于小人之不能並立也。以思退張浚為相，此君子小人之不可共攻也，後書罷受判福州，此其驗耳。賢否無別，謂之何哉？

卷八三

南宋紀

孝宗皇帝

綱中申二年，金大定四年。春，正月，金人執胡昉，尋遣還。目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

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既

張浚忠
師軍退
金軍退

而僕散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

從宜措畫。三月，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目湯思退陰謀去浚，令王之望等驛

奏：「兵少糧乏，樓櫓城上望樓也。器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見上卷第八。非計。」帝

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見上卷第九。爲戒，早決國是，爲

社稷至計，乃詔浚行。上聲 巡視也。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

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

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見五十三卷三。之地，皆築城堡，增置江淮戰艦。咸十諸軍弓矢器械

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爲虛聲，脇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

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見上卷第十九。契丹遼本

望族，沉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目靜

軒周氏曰：張浚銳志殄虜之事，可質金石。至今以爲深嘆，然非忠義素著，何以得此？綱目自去年夏，書張浚使

軍退，皆以見連年虜寇侵逼，至此未嘗一與交兵。自屈而去，無非張浚全德所致，此則善法之意也，嗚呼！張浚有功於宋，若此，真可謂社稷之臣矣。書以美之宜哉。目夏四月，罷張浚判福

州。目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見二三卷八。且費國不貲。資○量浚乃請解督府，

張浚忠
義素著

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治山東濟南府德州。使

判福州。今福建福州府。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視不當使去國，

皆坐罷。綱秋七月，洪遵罷。綱撤兩淮邊備。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也。綱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

魏公張浚卒。綱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

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

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

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為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

一聞者聳然，行次餘干。今江西饒州府餘干縣。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枸，曰：「我嘗相國，不能恢

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足矣。」數

日而薨，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諡忠獻。綱呂中曰：浚有社稷大功者五，建

，諫范瑋以立國基，用吳玠以保全蜀，卻密麟以定江左，世但以重平符離之役議之。曹彬，見六五卷第四，嘗過也。復辟之勳，發儲嗣之議。

然曹彬岐溝之敗，其喪師蹙頞，亦不下當平符離，豈可以一言而掩其大德乎！左傳：且吾不以一言掩大德。

綱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綱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綱湯思退奏遣杞如金議

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

張浚有社稷大功五

魏杞使金

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一祀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

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臣恐

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

輿櫬。見二九卷三。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見三一卷三。而後為快。今日舉朝之士，皆

婦人也。」不聽。綱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綱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

辭不行。乃以楊存中為同都督。綱冬，十月，賀允中罷。綱詔輔臣晚對便殿。目詔曰：「朕每聽朝

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閒入對，便殿庶

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於治。」綱命兵復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于淮陽，敗績，

死之。楚州陷。目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脇和金僕

散忠義等，遂議渡淮。淮水，在江南。鳳陽府。與紇石烈志甯分兵自清河口。在江南淮府。清河縣。以犯楚

州。即淮安府。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

泗州。屬鳳陽府。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兵軼。軼，突也。境，

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甯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

魏勝淮陽之敗

魏勝死節

張觀等
伏闕上
書

魏杞
禮
而敵國
禮

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

兵為殿。

顯去

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綱以楊存中都督江淮

軍馬，綱湯思退以罪竄永州。自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永州

今湖南永
州府。

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鈞

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等，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

王十朋、虞允文等，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

今江西廣
信府。

聞之，憂悸。

思

而死。綱復以陳

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錢端禮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

書院事。綱周葵罷。○十二月，以錢端禮參知政事，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王剛

中簽書院事。

綱乙酉，乾道元年。

金大定
五年。

春正月，召楊存中還。

罷都察府，以存中為常遠昭慶節度使。
又罷兩淮及英、河、長、寧、鳳、州。

綱二月，

陳康伯卒。綱三月，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綱魏杞還自金

始正敵國禮。目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脇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

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

見七八
卷二。

意北朝用兵，能信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

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金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

藉甚厚。綱夏六月，王剛中卒，以洪适簽書樞密院事。綱秋八月，立鄧王愔。奇為

皇太子，大赦。帝長子。綱虞允文罷，以洪适參知政事，葉顥簽書樞密院事。綱錢端

禮罷。太子愔夫人，端禮女也。不得已，引嫌奉祠。綱九月，以汪澈知樞密院事。○冬十二月，以洪适為尚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汪澈為樞密使，葉顥參知政事。

綱丙戌二年，金大定六年。春三月，洪适罷。○以魏杞同知樞密院。夏四月，汪澈罷。○五

月，葉顥罷，以魏杞參知政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芾。我簽書院事。綱秋八

月，林安宅免。○冬十一月，甯遠昭慶節度使楊存中卒。○十二月，以葉顥知樞

密院事。綱以葉顥、魏杞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蔣芾參知政

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目先是帝猶鞠戲，鞠，鞠之戲，見十四卷三。又將遊獵白石，俊卿上疏

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以為戒。後數日入對，帝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

讜，朕決意用卿矣。」遂有是命。綱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之。目議者言：近以宰

相兼樞密使，蓋欲使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宰相兼領三

司使。於是詔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

綱丁亥三年，金大定七年。春二月，出龍大淵為浙東治紹興府。總管，曾覲為福建總管。中書舍人洪邁

也。論之。綱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綱三月，秀王夫人張氏卒。帝成服於後死。綱夏五月，太傅

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綱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

然為方面之重，威聲亞於玠，卒贈太師，諡武順。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璘，璘對

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

此孫武子，戰國時孫臏也。史記孫子謂田忌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置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

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

心怠矣。」尋以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綱六月，皇后夏氏崩。諡曰安恭。綱秋七月，太

子愔卒。諡曰莊文。綱冬十一月，合祀天地於圜丘，雷、葉顛、魏杞免。以郊祀而雷出非時也。綱以陳俊

卿參知政事，劉珙珙同知樞密院事。綱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

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

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虞書：達四聰，言廣四方之聽，

高帝 劉琦知

大照茅 難

以漢天下之術蔽也。

而左右私昵

。入聲。○昵，親近也。商書，官不及私昵。

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又論

羨餘和羅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

輕儒生，臣以為漢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

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

帝稱善，遂拜樞副。琦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於帝。觀錄其言，宗之言，則知自漢以來，知高帝之業者，無如我也。

綱戊子四年，金大定八年。春，二月，以蔣芾為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以

王炎簽書樞密院事。綱秋，八月，劉玘罷。目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詔按視

兩淮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琪乞罷琪，忤帝意，遂罷琪。陳俊

卿言琪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綱冬，十月，起復蔣芾為尙書左僕射，以陳俊卿

為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芾辭，許之。綱大閱於茅灘。目帝親御甲冑，指

授方略，命三司合教為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賚有加。綱十二

月，召建甯。今福建建甯府。布衣魏掞。上。之以為太學錄。目掞之師胡憲。見上節。與朱熹遊。

諸司薦其學行，召赴行在，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為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

措置兩淮屯田

下邪正爲要。一招除太學錄。時將釋奠。見四二卷四。孔子揆之請廢安石父子勿祀。而

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為先。今一以空言浮說

取之。非是。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

遂罷爲台州。今浙江台州府。教授尋以病卒。聞者惜之。

綱己丑五年。金大定九年。春正月措置兩淮屯田。目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

志。萬一寇至。倉猝渡兵。恐不及事。請於揚州。今江南揚州府。和州。今江南和州。各屯三萬人。預

爲家計仍藉教之。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

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

且以陰制州兵。韻頡。見七六卷第五。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

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也。見上。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

爭之地。待敵至。而後決戰。使民各守其城。相爲犄角。見七六卷第八。以壯聲勢。帝意亦

以爲然。詔卽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綱二月。以

梁克家簽書樞密院事。罷制國用司。綱以王炎參知政事。三月。召四川宣撫

陳俊卿諫騎射

使虞允文還，以炎代之。陳俊卿諫允文，才堪將相故也。綱夏五月，帝不視朝。六月，始視朝。日以射弩

弦斷目傷故也。陳俊卿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

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

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於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懾於千萬里之遠，尙

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閒哉？」綱以虞允文爲樞密使。綱秋八月，以陳俊卿

虞允文爲尙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綱俊卿以用人爲己任，所除

吏皆一時之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於帝，未嘗語去

人。每接朝士及牧守州牧郡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爲相，亦以

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綱庚寅六年，金大定十年夏四月，罷吏部尙書汪應辰。綱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

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整朝也。石池，以水銀浮金鳧符○鳧，水鳥，如鴨。魚

於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尙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

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兵○錢，實也。錢二

水銀浮金鳧魚

材館錄

范成大
歸全節而

百萬為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見上卷然水銀實非買

應辰家也。綱五月，陳俊卿罷。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為請。俊卿以為

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

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鄉

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見上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脩政攘

夷，泛使不可輕遣。綱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

定受書禮，蓋泛使也。紹興高宗年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

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

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為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

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意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為叔姪，而

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播笏摺也，謂插於帶間也。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

左右以笏搢也。標，應起之。成大吃銀，入。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

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略云：「和好。去聲再成，界

河山而如舊緘。

○函

音遽至指鞏。

今河南府洛陽縣，府鞏縣。

洛。

今河南府洛陽縣，皆汴宋陵寢地也。

以爲言。既云廢祀，

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

櫬，棺也。

亦當並發於

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願信誓之誠安在？於

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

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

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

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

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止使彼曹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

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

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

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

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卜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

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脩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

二事皆無成功

南軒老成謀國

家法遠過漢唐
作敬天圖

越次立
光宗

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觀南軒備告孝宗之言，可謂老成謀國，深切時病，而事出萬全者也。孝宗不此之慮，而遽爾請求陵寢，其失自可見矣。以梁克家參知

政事。冬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如金。遣雄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

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雄辭歸。金主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

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為爾國葬之。」

綱辛卯七年，金大定十一年。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帝尋諭輔臣曰：「前日奉上

冊寶，上皇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宴，邦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曰：「本

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綱帝作敬天圖。帝謂輔臣曰：「無逸

周書篇名，見三卷二。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尙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

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云：「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

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綱二月，立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進封慶王

愷為魏王。目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己，越次立之，

而進封愷為魏王，判甯國府。屬江南。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

於文王世子禮記篇名。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非正人。不然，一薛

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焯存國子司業，兼太子

孝宗教
子之法

侍讀。前書作敷天圖，以見孝宗修身之道著，繼書立太子而擇多士以薦陶之，以見孝宗教子之法明。修身教子，兩得其道，則孝宗之心，庶乎無愧矣。厥後光宗不能克遵父訓，而以適道自處，其得罪於乃父也，多矣！

三月，金葬欽宗皇帝於鞏洛之原。禮。以一品。綱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目

說妻胡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緣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然未有

張試諫
用張說

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獨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

「宦官執政，徽宗朝童貫。自京黼燕京王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栻復

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

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感悟，命遂寢。綱夏四月，詔皇太子領臨

劉珙辭
起復疏

安尹。綱五月，起復劉珙為荆襄宣撫使，珙固辭不起。目珙凡六疏辭之，引經據

禮，祠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

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以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

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見六十卷第
六首註。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

手疏別

劉琪聖賢之徒

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噤禁口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

不露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德未加脩，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見二卷第四士卒方飢

寒竊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大抵闕略如此。而乃外招

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荆

襄今湖廣荊州襄陽二府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匈奴掃穴

在反掌閒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

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升言者。惟陛

下圖之！帝納其言，為寢前詔。理晉陳聖王之學於孝宗，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今觀其手疏之言，則知其才識之高遠也，非聖賢之徒，其孰能之？

七月，加王炎樞密使。

綱壬辰，八年，金大定十二年春二月，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為之。

並兼樞密使。尋又省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之官，以左右丞相充其位。綱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宰相陰主張

綱鑑易知錄 卷八三 南宋紀 孝宗 一三一

說欲伸前命，故出棧知袁州。今江西袁州府。棧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

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四讒諛，宰相近習皆憚之。四進賢退不肖，宰札之職也。今允文進

衡等四人，目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說不可執政、直學士院周必大、不

草答詔，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詔敕也。帝詔翰林學士王曠炎上草制，權給事中姚

憲書行，而罷四人，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四以曾懷參知政事，王之奇、簽書樞

密院事。綱秋七月，以曾覲為武泰節度使。綱罷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目帝命

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為時所推重，帝不

報，而用曾覲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進

封雍國公。

綱癸巳九年，金大定十三年。春正月，王炎王之奇罷，以張說同知樞密院事，沈復伏、鄭聞

簽書院事。綱冬十月，梁克家罷。○以曾懷為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知樞

密院事，沈復同知院事。○十二月，沈復罷，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

四賢詩

綱甲午，淳熙元年。金大定十春，二月，少保四川宣撫使雍公虞允文卒。贈太傅，謚忠肅，命鄭聞代爲宣

。綱夏四月，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簽書樞密院事。六月，憲罷，以衡代之。綱秋

八月，張說免。帝廉知其狀問也。綱以楊倓談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鄭聞卒。○十一月，以

龔茂良參知政事。○楊倓罷。○曾懷罷。以葉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綱十二月，

以李彥穎簽書樞密院事。○以沈復爲四川宣撫使。

綱乙未，二年。金大定十夏，六月，以沈復同知樞密院事，罷四川宣撫使。○秋，八月，

以左司諫湯邦彥爲金國申議使。九月，葉衡罷。綱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國公。謚忠

。簡。綱閏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王淮簽書樞密院事。

。綱丙申，三年。金大定十夏，四月，金始命京府設學養士。綱六月，召朱熹爲祕書郎，

不至。目先是，陳俊卿劉珙薦熹爲樞密院編脩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

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命主管台州見上崇道觀。」實至是，龔茂良言

熹操行耿介，除祕書郎。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

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至。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遂改主管武夷山

金設舉養士

朱子不之命

講求
政治
復
洞

未
能
盡
然
道
之
惡

見上卷冲佑觀史浩復薦熹知南康軍。治江西南康府。再辭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

政，多所全活。聞詣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白鹿洞在南康府城西北，廬山五老峯

下。唐貞元中，李渤與兄涉隱此洞中，嘗養一白鹿以自娛，故名。唐院，勸自南唐。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綱湯邦彥有罪，流

新州。邦彥至金，怖不能辨一辭而還。帝怒其無狀，詔流新州，自是廢殿之議遂息。綱秋，八月，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雄簽書院

事。○冬，十月，立貴妃謝氏為皇后。

綱丁酉，四年。金大定十年。春，二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綱秋，七月，罷王雱，從祀孔子。

綱戊戌，五年。金大定十一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

取士。廓然謂禁金石之說得矣，謂禁程子之說，則非義焉。蓋頤之學，皆六經聖賢之道，今而謂以六經聖賢為師，未聞頤之學有外於六經聖賢者乎？廓然知愛惡而未始盡愛惡之道者也。據事直書，其義自見。綱未

幾，祕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

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而別為洛學。程氏學也。飾怪驚愚，外

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偽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

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綱三月，李彥穎罷。○以史浩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王

淮知樞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綱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時曾覿王抃

陳俊卿
過關入

李顯忠
父子破國
殉國

朱子疏
略

便化府。甘昇便。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今福建

赴建康今江南，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

等事。且曰：「去國十年，乾道六年俊卿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

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牀之門，十才一二，尙畏人知。今則公然

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怪朝

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綱以范成大參知

政事，六月罷。○以錢良臣簽書樞密院事。綱秋七月，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顯忠

卒。綱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見八十卷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

遭廢黜，符離之役。見上卷又爲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帝嘗奇其狀貌魁偉，命繪

像閣下，卒謚忠襄。綱冬十一月，史浩罷，以趙雄爲右丞相，王淮爲樞密使，錢良

臣參知政事。

綱己亥，六年。金大定十夏旱，詔求直言。綱知南康軍。見上朱熹上疏，其略曰：「天下

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

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平聲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嗚呼！文。公一疏，切於時病，深中孝宗之衝背也。孝宗讀之大怒，是何說疾惡聲之甚邪？噫！孔孟終身而不過，蓋以此耳，豈獨文公哉？

綱庚子，七年金大定二。春，二月，魏王愷卒。愷，惠憲，二子愷。愷，愷早卒。右文殿脩撰張枻卒。張枻，得道學之

張枻諱
儒信首

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帝聞之，差歎正傳，為諸儒之倡首，事君忠直，立心平易，其忠君愛國之誠，瀕死不忘。是誠不負所學者矣，故卒而具官，深予之也。目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

吾道益

聖門有
希顏錄

朱子之
學錄積
寸累而
成論孟
子說陶

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榦穎悟夙成，父浚深愛之。自幼學所
 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榦退而思，若
 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榦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為
 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
 所隨順。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榦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
 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榦對：「陛下當求
 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
 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為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覲，舉手欲揖，榦急掩其臆，櫛
 隔于也。覲，○臆。覲慙，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
 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紀倫為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
 之祀。榦聞道甚蚤，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張榦。則大本卓
 然，先有見者也。榦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其七一卷說洙泗言仁錄。洙水，在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即泗水
 分流。泗水，出兗州府泗水縣，經曲阜界，禮禮上篇。曾子謂子夏
 ；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邈而考於西河之上。○西河，子夏所居。

綱鑑易知錄 卷八三 南宋紀 孝宗 一三七

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

深淵言
仁軒先
生南軒

周必大
臣之時
冠詞大

學以開
洛為宗
然冰釋
惑慳渙

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去聲而為也。有為而

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綱夏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

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必大爲翰林學士。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

時詞臣之冠。貫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

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

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雖小事不敢有

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綱冬十二月，資政殿學士致仕胡銓卒。謚忠簡。

綱辛丑八年，金大定二十一年。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祖謙，夷簡見六八。五世孫也。自其

祖好問見六七。始居婺州。卷二。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

應辰、胡憲遊，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張栻、葉先。洛二程。爲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

立崖異，少卜急。蹊疾也。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懣、渙

然冰釋。朱熹常言：「學如伯恭祖謙字。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

務。易，繫辭，上傳，夫易，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爲後世法。年

東萊先生

蔡商鑷 征

朱子行其所學

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

皇朝文鑑，行於世。學者稱爲東萊先生。綱八月，趙雄罷。綱以王淮爲右丞相，兼

樞密使，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綱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

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卽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八人。綱

九月，錢良臣罷。綱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冬十二月，下熹社倉法于諸路。

目浙東治紹興府大饑，王淮薦熹卽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

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

征。及至，則米已輾集，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丙。徒從，所至人不及知。

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是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治也。革之。

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脩舉

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宗孝

年號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倉名米六百萬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歎，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

朱子社

朱子論
唐仲友

六百石還府見現儲米二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俗作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閒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太三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溼惡不實還者有罰。

綱王寅九年金大定二十二年夏六月謝廓然卒。○秋七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九月

以王淮梁克家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綱以朱熹爲江西提刑熹辭不拜。目

朱熹行上職。○部至台今浙江台州府。知州唐仲友謂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

王淮同里且爲婣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

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乞奉祠。目

靜軒周氏曰君子知有王法而不知有權勢；知其君而不知有其身。唐仲友乃王淮同里且爲婣家，孰不以授朱熹，君子豈可以貨取乎？故力辭不拜，遂乞奉祠。嗚呼！是知君子立心，介

然獨立，罔肯自眩以同流俗，求其合義而已矣，豈以權勢之故而易吾之所守哉？

不欺何
用求福
報陳賈
禁道學

綱癸卯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春，正月，以施師點簽書樞密院事。○李彥穎罷。綱以黃洽

為御史中丞，**目**洽為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擡均上。擡職○拾。細故，嘗奏

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

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洽為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

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

哉？」**綱**夏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目**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

之。於是吏部尙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

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大府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

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

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

為，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者邪？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

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

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為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

尤表諫斥道學

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後直學士院，尤表茂以程氏之學，為陳賈

所攻。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

近立此名詆訾子○毀也。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

擇言願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

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俱無得出，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責實，聽言觀

行，人情庶不壞怪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真偽相

亂。」綱秋八月，以施師點黃洽參知政事。

綱丙午，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夏五月，宴講臣子祕書省。日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

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去聲。曰：「自古人主讀

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煬帝。陳後主之君，竟亦何補？

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

詰乞難去聲。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聞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

故朕每事以德宗為戒。」綱賜處士郭雍號頤正先生。綱雍之先，洛陽人，父忠

每事以德宗為戒 頤正先生

進讀陸贄奏議

兼山先生

日月五星聚軫

孝宗致
三年

自我作古

孝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今湖廣荊州府夷陵州。乾道

中，守臣薦於朝，召不起。帝稔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

禮存問。至是，賜號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來上。時雍年

八十三矣。綱秋，閏七月，以留正簽書樞密院事。綱八月，日月五星聚軫。建隆開

星聚軫，未有書日月五星聚軫者。日月五星聚軫，其異甚矣？在不脩綱目則為嘉祥。綱目既脩，則為災異。不踰年而太上皇崩，以致國家之大變則異，豈有虛生者乎？綱冬，十一月，梁克家罷。

綱丁未，十四年。金大定二春，二月，以周必大為右丞相，施師點知樞密院事。○秋，

八月，以留正參知政事。綱九月，太上皇有疾，冬，十月，帝罷朝侍疾，赦。綱太上皇

崩，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致喪三年。綱太上皇崩，帝號慟辟踊。見四四卷

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見二九卷魏孝文」。見三六卷實行三年喪服，何

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

深衣」。質布色練冠」。白。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見四九卷光所以譏之自我作

古，何害？」於是詔曰：「大行太上皇帝」。見十卷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

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綱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

大理寺
空獄

務。目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祈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綱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

寺獄空，而書空獄空，加之以空，則是出於臣下之籠識，非真有是事明矣。綱目書此，非予之也，實所以非當時之意云。

綱戊申十五年，金大定二十八年。春正月，復置補闕拾遺官。目未幾，左補闕薛叔似等上

疏劾王淮。帝曰：「卽等官以補闕拾遺爲名，專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今所奏

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綱施師點罷，以黃洽知樞密院事，

蕭燧參知政事。○三月，葬永思陵。綱夏五月，王淮罷。綱六月，以朱熹爲兵部郎

官，未上而罷，貶侍郎林栗知泉州。目王淮罷，周必大薦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

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

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

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爲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

平生所
學惟此
四字

林栗論
朱熹

胡晉臣
栗劾林

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中。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邪，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闕；通果人欲邪，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見七二卷二。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見同上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既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望將熹停罷，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出栗知泉州。今福建泉州府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

秋七月，恩平王璩見上卷三兩郎卒。帝友愛甚至，每召璩內宴，呼以官而不名，賜予

朱子投
題進封
事

無算卒，追封信王。綱冬十二月，以朱熹為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目熹既歸，投

甌見四八卷
第五。進封事也。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

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

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閒，則雖懲敗精

勞心，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

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祕閣脩撰奉祠。

綱己酉十六年，金大定二
十九年。春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目金主雍太子允恭先卒，以

孫原王麻達葛判大興。見上卷尹又以為右丞相，更名璟，使親見朝廷議論，習知

政事之體，至是即位，追號雍曰世宗，允恭曰顯宗，母徒單氏為太后。○世宗在

金諸帝中，最為賢主，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

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稱小堯舜。綱黃洽罷，綱以周

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王藺寄參知政事，葛邲弼同知樞密院事。目帝自高宗

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論必大曰：「禮莫重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

小堯舜

皇甫坦
戰李后

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高宗所居宮也。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高宗年號。傳位親

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太后之朝。為意而進，必大為首相。綱蕭燧

罷。綱二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壽皇聖帝，皇后為壽成皇后，皇太

后為壽聖皇太后，大赦。先是，更德壽宮為重華宮，皇太后徙居慈福宮，帝傳位太子，遂素服退居重華宮。綱立皇后李氏。綱后，安陽

人，慶遠。今廣西慶遠府。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

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

恭王妃，生嘉王擴，性妒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

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

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綱三月，廢補闕拾遺官。御史中丞謝諤論其不可廢，不聽，自

是近臣罕進言者。綱夏五月，以王藺知樞密院事。綱周必大罷。目初，何澹與必大厚，為司

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為諫議大夫，首上疏攻必大，罷

之。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

卷八四

南宋紀

光宗皇帝

名惇，孝宗第三子，初封恭王，尋立為太子。受內禪，在位五年。壽四十四歲而崩。○帝四十受禪，遭后傳妒，亟欲立子，驚憂得疾，上不能教孝親父，下不能顯傳嗣子。及親之喪，不能執禮，一旦仆地，

大臣從權，擁立嗣子，閒居五載，與后俱亡，光宗真萬世之罪人也！

綱庚戌，光宗皇帝紹熙元年。金章宗璫，明昌元年。春，正月朔，帝朝壽皇于重華宮。綱二月，殿

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譏議道學者。目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

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

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

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俱真宗年號之間，道臻皇極見七四卷五。治保太利。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易乾卦象，傳保合太和。

至於慶歷嘉祐俱仁宗年號。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熙豐，元豐，俱神宗年號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

小人幸而元祐哲宗年號。君子起而救之。紹聖元符俱哲宗年號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

崇觀崇觀，大觀，俱徽宗年號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

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

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

本朝學
術最為
近古

王介廷
試策

劉光祖
諷風一掃

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謗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公論由此而明，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願息也）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日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今浙江金華府）進士王介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人也。君子正人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為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雲間張氏曰：嗚呼！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也。人非道學，則三綱淪，九

注：聖，幾方禽也，非人也。天非日，星則替刻亡。五行滅，均於杳冥非天也。是知人不可無道學，猶天之不可無日星也。亓古迄今，可嘗有熄閉，有誣妄，詆毀之者。譬諸陰翳，毒霧，蔽於頃刻，一遇颯風，則掃滅殆盡，曾何損於日星之明哉？是以王涓，陳賈，林少章，以狗鼠之見，大擁陰翳，倒施毒霧，而蔽之，未幾卒。遇光祖颯風之，一掃不能損於日星之明。于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臣敢以為文公頌。

嗣秀王（見八二）伯圭壽皇母兄，而秀王子（見八二）侂（卷七）之長子也。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綱秋七月，以留正為左丞。

相王藺為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冬，十二月，王藺罷，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

綱辛亥二年，金明昌二年。冬，十一月，帝有事于太廟，后殺貴妃黃氏。翌日，郊大風雨，不

卒事而還，帝有疾。目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諫三宮，壽皇及帝并后也。帝疑之，

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構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

「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觀藥實有

心銜。誠○恨也。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見七三卷五。

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

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緩○濯也。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

遣人送食合。同盒。於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

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

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壽

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光宗不
朝壽皇
后李后悍

朝重華
不果

吳家軍

陳之疏
皆切時
病皆切
帝始朝
重華宮

綱王子，三年。金明昌三年。春，三月，帝疾瘳，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帝自有疾，重華

溫清。見四三卷七。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寢清，宰輔百

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衆，至有扣頭引裾。居衣後號泣而諫者，帝開

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綱夏四月，以邱密崇為四川

制置使。目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吳玠，吳璘後也。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

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密往。

密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利州，安撫使。○利州見八二卷四。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

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綱六月，以陳騏送同知樞密院事。目騏疏三十

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

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

不時，則精神昏；賜予不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綱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

帝始朝重華宮。目十一月，丙戌，日南至。冬至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等上

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

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綱是歲諸路大水。

綱癸丑四年，金明昌四年。春三月，以葛邲為右丞相，陳騏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

事，趙汝愚同知院事。綱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目亮才氣超邁，喜談兵

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孝宗年號。初，上中興

五論，不報。退居婺見上之永康。今金華府永康縣。益力學著書，嘗園選視錢塘，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臨安治也。喟

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在杭州府城西。耳淳熙孝宗年號。中更制，名同詣闕上書，

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見六六卷四。之所壽皇赫然震動，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

覲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覲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待命十

日，再詣闕上書，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甯用

以博一官乎？」即渡江歸，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見四

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眇忽，較體於分寸，以積

累為上，以涵養為正，粹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

錢塘城可灌

陳亮學推王通

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胷，自謂差雌。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

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於壽皇蒞政一十有八年之間，甯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

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今江南江甯府。

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見上安撫使吳挺卒，邱審使總領財賦楊輔等權總其軍，朝廷舉以興州都統制張詒代挺。六月，胡晉臣卒。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

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醒○見四三卷，第七溫清。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商書，說命篇，啓乃心沃，朕心注啓明也。沃，灌漑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啟我心而厭厭也。剴切彌縫，軫密

人無知者。綱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瑞禮同知院事。綱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冬十一月，始朝。帝制於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陽節，

羣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言：「父

陳傅良
趨進引
帝裾

夏尊孔
子為文
宣帝

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一帝感悟。趨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傅良趨進，引帝裾。見上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之，傅良痛哭於庭，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脩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祕書郎彭龜年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尙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上，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內侍押班以謝天下。太學生汪安仁等，一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彥逾復力諫，帝始往朝。綱十二月，夏主仁孝卒，子純佑立。目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於國中，立小學於禁中，親為訓導，尊孔子為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祐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綱以朱熹知潭州。今湖廣長沙府目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綱甲寅五年

金明昌五年

春正月，壽皇有疾。綱葛邲罷。目邲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

十二時
莫欺時
帝與已
幸與后
圖宰于
津

彭龜年
伏地扣
額

人才博采古論，惟恐其人聞之。常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綱金
 購求遺書，綱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諸帝問疾，重華宮不從。自壽皇
 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在杭州府城南兵部尚書羅點請先
 過重華，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閒言，止緣初郊遺豫，壽皇嘗
 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聞，遂生憂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眾口謗
 譏。讀○怨必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
 「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
 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見上雖有此心，何以
 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視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
 扣額，血流漬。恣○委，○階發，○階也。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過宮。
 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池○墀，增上地也。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
 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帝復
 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

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閒之罪，

請逐之。五月，壽皇疾大漸。見五八卷末。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目陳傅良以帝不往，

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

見上。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

甯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

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

引辛毗事。三國，魏，曹丕，黃初元年，十二月，丕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飢，侍中辛毗極諫，丕怒，入內。此册引其裾，不乃徒其半。以謝。彭龜年

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六月，

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詣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目壽皇崩，年六十八。趙

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晨不出。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

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淵請壽皇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

不許，正等奏，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

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設行祭禮。太后許之。綱尊

綱鑑易知錄
辛毗事引

留正伴
仆於庭

地處朝仆

壽聖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爲皇太后。綱秋七月，留正請建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回尙書左選郎官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伴仆於庭，卽出國門，上表請老。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議立皇太子監國，設議內禪，太子可卽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皇太后旨去。綱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卽位，尊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回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視工部尙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稿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者，乃遣知閣給門事韓侂胄、侂胄琦、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護命。遂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

且云「**庀**胃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

報侂胄，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去聲陳騾，余端禮亟命郭杲等夜

以兵分衛南北內，時將禫祭也。祭也。翌日，甲子，羣臣入，嘉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

梓宮。見二三卷三。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

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

「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

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

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

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

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

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

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尋詔即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

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雲閒張氏曰：）

嗚呼！逆孽，父疾不問安，父弱不成服，惟婦言是用，動輒稱疾，既云有疾何與處，后招搖玉津乎？跡其所爲

趙汝愚立嘉王爲太子

天子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

汝愚之力

相曹正復

徐誼遠

寧宗首
舉大儒

，大逆不道。且五霸之君，尚以誅不孝爲盟，當時金人若與問罪之師，則宋人豈爾之國，其能保有乎？汝愚黃威之軀也，此舉得矣！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汝愚有焉。**綱**立皇后韓氏。后琦

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宮適兩順意，遂歸嘉王邸。至

是，立爲后。**綱**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綱**召留正赴都堂視事。帝手札遣使

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爲吏部侍郎，而正復相。**綱**

以趙汝愚爲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爲樞密使。**綱**以陳騏知樞密院事，羅點簽書

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綱**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武康節度使，知閣門事韓侂

胄汝州防禦使。**綱**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

言功？」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

時時乘閒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

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

及聞侂胄缺，望也。怨望也。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

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綱**貶內侍陳源等十人。侍御史章穎。論源及楊舜卿

斥外。**綱**八月，召朱熹至，以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宗新服，厥命而首舉大儒，可謂慶矣！**綱**

自大書曰：召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文

無美辭，而美在其中矣。

先是黃裳為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

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為誰。

裳以熹對。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魯莊公，母桓公夫人，

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彭龜年，字龜年，彭澤人。制其不能母。

秋傳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諷之，以告，夏，四月。宰公使公子彭生乘公之車。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祿，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北邱，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又會齊侯于濼，齊人以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作傲荷之詩以刺之。○濼音洛，蕪音酌，傲荷詩齊風蕪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之篇

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

汝愚首薦熹。遂自知潭州。見上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見上朝禮尙缺。近習已

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見四卷第七。若

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懼者，

為建極道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

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不圖，可謂處之以權，而

庶幾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今逆順之際，竊陛下憂之。尤有可諉者，亦曰：

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

行權不
失正之
根本

辦事當
論其心

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虞春與引慝，言舜自負其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親也。之

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見上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

本可立矣。一時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

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

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綱增置講讀官，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為

之詔趙廷旨，開陳經旨，救正缺失，俛講官賜坐以講。綱內批罷左丞相留正。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

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見上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

攢宮。攢，必宗。悖宮。不合。侂胄因閒諫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見上正謹法

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綱以趙汝愚為右丞相，

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終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忿，羅點謂

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綱九月，羅點卒。綱點孝友端

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

人，亦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

魏去遊 魏去遊

魏去遊 魏去遊

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綱以京鏜湯簽書樞密院事。魏純下引綱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閣廷門事劉攽弼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今廣東之行！」侂胄愕然問計。攽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攽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伏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諫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復疏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今江蘇蘇州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綱閏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

噴冠
袖戴帝

依
體賢進

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卽位，

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

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侂胄大怒，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

帝前，因乘閒隔，○乘空開處。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云：「憫卿者

艾，曲禮五十四曰艾，六十曰耆。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賈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見且拜，帝不省。

汝愚因求罷去，不許。越一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

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詔數也。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駟，御史吳獵，吏部侍

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黃

艾因侍講問逐熹之蹇，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辨其故，

帝不聽。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

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矣。○雲閒張氏曰：「丞相留正之罷，以內批待制文公之罷，以內批逐

亦以內批，則知帝宗雖處天位，要亦韓氏之斯役耳。噫，帝宗閣弱。而侂胄窮兇極惡，如此帝不斬宋之國脈，而召玉津之禍乎。」○十一月，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

○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葬永阜陵。○十二月，內批罷吏部侍郎兼侍講彭

龜年進韓侂胄一官。目侂胄權勢日重，龜年上疏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

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

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騤進曰：「以閣門。」見上。上經

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

中、中書舍人樓鑰繳奏以為非是，不聽。由是侂胄益橫。綱陳騤罷，以余端禮知

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目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

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陳騤，知樞密院事故稱。

亦欲為好人邪？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閒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天子

亦無所倚信。綱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目工部尚書趙彥逾，以有功於帝室，

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於帝，

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甯宗皇帝名擴，光宗第三子，初封壽王，光宗性逆，趙汝愚奉太皇太后奉嘉王受內禪，在位三十年，嘉五十七歲而崩。○帝謙恭仁儉，始終如一，然柔而不明，前有韓侂胄，後有史彌遠，遠屏斥忠賢玩兵致寇嘉定以後，金

人犯邊，無歲不擾，元起北方，南危懼，雖有小善不足稱也。

日虹貫

一網打盡

制編草

綱乙卯甯宗皇帝慶元元年。金明昌六年。春正月白虹貫日。見三九卷六。以李沐為右正言。二

月罷右丞相趙汝愚。韓侂胄欲遂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

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祕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

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

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今福建福州府。謝

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

請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補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

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坐無貶詞，亦免官

。」兵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可

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

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感，中外洶洶，

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

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於社稷，

精忠貫於天地，乃不受黜黜探，不而去。天下後世其何謂？「知臨安府徐誼，素

為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各訪之。誼隨事裨悲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

及豫防侂冑之姦，侂冑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

為黨，皆斥之。**綱**（靜軒周氏曰：）災異必書，重天變也，白虹者，妖氣所凝，侂冑之謂也，日者人君之

表，曾宗之謂也。以白虹而貫日，以妖氣而侵陽，況帝即立紀元之始

，其意豈不明？且切歎宋之君臣，未見其有憂勤備省之心，而侂冑小人反挾私忿，以相報復，宜李沐之奸邪，誣汝愚

之謀逆，寧宗不察。是非罷其相位，豈不深可哀哉？汝愚不能制侂冑而卒。為侂冑所制，詎非臣不密則失身之驗乎？

臣不密，則失身，見四六卷第五背註。**綱**夏四月，安置太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目**祖儉上書訴趙汝

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語侵韓子冑。有旨祖

儉朋比罔上，送韶州。今廣東韶州府。安置，或謂侂冑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

又投祖儉瘴鄉。瘴屬之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冑始改送吉州。今江西吉安府。祖儉嘗曰：

「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綱**以余端禮為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

甫簽書院事。**綱**流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目**宏中與周端朝張衡道林仲麟蔣傅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陛下獨不念去歲之

大學生
六人伏
書

六百子
劉德秀
名考核
真偽

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立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議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福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欽宗年號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宏中。衛仲。麟毓。皆福州人。端朝。温州人。傳信州人。天下號為六君子。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偽。遂罷國子司業汪遠等。自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喜師侗。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宗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脩者皆偽耳。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

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與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僞，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所、國子正陳武皆罷。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逵為狂言，亦被斥。中丞何澹急欲執政，亦上疏言專門之學，流而為僞，空虛短拙，文詐沽名，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子，不必自相標榜，詔榜於朝堂，綱加韓侂胄保甯節度使。綱冬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至衡州，暴卒。綱加韓侂胄保汝愚，必欲置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監察御史胡紘宏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初，汝愚嘗夢宗授以湯鼎，嘗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纓者遂以為罪云。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甯遠軍節度副使、永州今湖廣永州府安置，誼、惠州今廣東惠州府團練副使、南安軍今江西南安府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今湖廣衡州府，病作，衡守錢瑩謀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冤之。計開，有旨追復原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日繳還復官之命。

實事知

從思不
學從論偽

治道在
黜首惡

綱丙辰二年。金承安元春正月，以余端禮京鏗為左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

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綱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註知貢舉。目翥與

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

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

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綱（靜軒周氏曰）是時，以偽學斥君子而所用者，皆蠅營狗苟之徒，如以余端禮京鏗，為丞相謝深甫之為參政

，鄭僑之知樞密，何澹同知院事，葉翥之知貢舉，此皆侂冑之爪牙，其同惡相濟為如何哉，天下不治從可知矣，故綱目詳書以著其失也。綱夏四月，余端禮罷。時韓侂冑擅權，屏斥正士，端禮

鬱鬱不愜志，稱疾求罷。綱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罷禮部侍郎倪思。目初，翥

要退思列疏論偽學，思不從。韓侂冑遂薦翥而罷思。綱秋七月，罷殿中侍御史

黃黼。目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

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合給事中及中書舍人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

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冑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該姚愈等，

上疏力爭，評以為不可，乃改不必更及舊事，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冑與其

黨政治之志愈急矣。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

學用偽
黨之黨

樂中行
學自承偽

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見上之道也。」

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黼黃黼，曾治道在黜首惡其意，蓋指侂冑也，於時前後左右皆侂冑之黨，而黃黼則一薛居州也。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綱八月，禁

用偽學之黨。以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搖動

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隕命，羣邪

屏跡。丙自御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

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徽宗四字年號。

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偽學之黨，宰執

權住進擬，目是學禁愈急，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

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

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今江西撫州府。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

「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審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綱冬十月，召陳賈為兵部侍郎，以其嘗擊朱熹。見上卷第九。也。綱十二月，削祕閣

脩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于道州。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尙帶

朱中草
封事數
萬言

遇逐之
同人

脫粟飯

雙雞樽
酒未為
乏

此孔孟
正脈

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也。密奏。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之明丞相趙

汝愚之寃。子弟諸生更辨進迭諫，以為必且賈古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

之遇逐卦名之同人卦名。熹默然取橐焚之，遂上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祕閣脩撰。

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洶洶爭欲以熹為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

謁熹於建安今福建建甌。熹待學子惟脫粟糲穀而巳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去聲。

人曰：「此非人情。雙雞樽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監察御史，乃銳冒然以

擊熹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娘去聲。○作罷為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

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探庶職。拾也。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御

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以喫菜

事魔之妖術，簞鼓後退，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

伍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妹乞禡取。○作奪也。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

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於道州屬湖南永。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

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見七二張氏正蒙見七二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

季通吾老友

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今建寧府建陽縣。西山絕頂，忍飢啖試薺薺上聲。○菜名。以

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季通元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

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定焉。尤表揚萬里，父薦於朝，召之不起，會偽學

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百

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交

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

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十里，脚爲去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

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鄉名，在永州府零陵縣。

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

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

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太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

妙。著洪範解洪範見二卷上二。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於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

西山先生

蔡元定胎書訓諸子

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為之折衷。**罷**（雲間張氏曰）文公之罷官季遜之黨逐，備嘗於府適足以遠宗萬年之異，流朱蔡百

世之勞，然抑之者乃所以揚之也。要之者，乃所以譽之也，於朱蔡二賢惡乎損。
綱丁巳三年金承安二年。春正月，鄭僑罷。**綱**夏，閏六月，貶留正為光祿卿，居之邵州。

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留正共引僞學之罪，**咤**胄大喜，即日降旨，除三

傑右正言，正坐貶邵州今湖南寶慶府。居住。**綱**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諡曰，憲聖慈烈。**綱**十

二月，籍僞學，罷吏部侍郎黃由，**目**知縣州蜀四川茂寧府。王沈衍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

自今會受僞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

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為之首。

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

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

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遠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

顥周南吳柔勝李埴王厚之孟浩趙羣白炎震皇甫斌危仲任張致遠楊宏中

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

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

而擢沈為利州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路轉運叛官。

綱 戊午，四年。金承安三年。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綱 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

豫國公。綱 詔嚴偽學之禁。綱 秋七月，葉翥罷。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

之同知院事，目及之為吏部尚書，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

流涕，敘其知遇之意，衰遲之失，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

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後至，閤人守門執事也。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闢

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後至，閤人守門執事也。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闢

未及閉，遂俯低頭，僂樓○與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綱

有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賜名曦。炎上帝未有嗣，京鏗等請擇宗室子有

之。詔育燕懿王德昭太祖長子。九世孫與愿於宮中，年六歲矣。尋賜名曦，封衛國公。

綱 以趙師巽持為工部侍郎，師巽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

貢珍異，師巽最後至，出小合同，日願獻少果核侑觴，啓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

綴批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

由竇尚書風膝執政

粟金蒲桃小架

北珠冠

大暉叢

劉光祖涪州學

豆飯羹

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去聲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

未有以應也。師巽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去聲求遷官，拜工

部侍郎，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閒氣象，但

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暉。叢薄，木曰林草，曰薄。視之，乃師巽也。侂胄大笑，聞者莫

不鄙之。

○己未，五年。金承安四年。春，正月，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韓侂胄，使蔡運，誣告趙汝愚等，定策時有吳玠，遂奪彭龜年等三聘

等官，而擢進義副尉。○二月，放主管玉虛觀劉光祖于房州。涪州，屬四川，屬慶府。學記，

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以學為棄物，好惡出於一時，

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姦，欺世罔上，詔落職，

房州。見六五卷二。居住。○秋，八月，帝始朝太上皇于壽康宮。書曰，始者以見前此未嘗朝也，嗚呼，

也。身數如此，何足怪哉。○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是歲諸州大水。

○庚申，六年。金承安五年。春，閏二月，以京鏗謝深甫為左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

三月，故祕閣脩撰朱熹卒。○熹家貧，故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

朱子所著

天子所編次書

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也。時攻僞學日急，士之繩趨步尺，稍

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丙伏邱壑，倚阿巽懦者，更

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押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

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戰，亟也。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

七十一。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於信上信州道上，信州今江西廣信府。欲送僞師之葬。

會聚之閒，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熹所著有

易才義啓蒙書、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七見

五。通書一卷、西銘比七二。解楚辭集、註辨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

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

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黃榦、李燾、張

洽、陳淳、季方、子黃、灝、蔡沈、輔、廣、駉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

位傳道之責，不過數人，而能傳斯道，章章較覺明也。萬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

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先生。程二和子。張

黃轅知
吾道之
託在此

以弘名

隨力到
處及物
即功業

報洽自
少用力
於敬

此非望
賢事
南來喜
得陳淳

載說，橫渠先生。子繼其統，至熹而始著。衆以為知言，榘初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去聲

人曰：「直卿字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去聲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質布，色

白，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惟衣不殊，則其被於體也深，遂故名。

及所著書授榘，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熹歿，榘弟子曰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卒贈朝奉郎，燾初見

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燾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燾，俟有所發，乃從而折衷之，諸生畏服。燾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

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居家講道，學者宗之。」卒贈直華文閣

洽從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熹嘉其篤志，謂黃榘曰：「所望以永

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洽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

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表行於世。仕終直寶章閣，淳少習舉子業，林宗

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

而學焉。及熹至漳今福建漳，淳請受教，為學益力。熹語人曰：「吾南來善得陳淳

一由是所聞，皆切要語，及熹沒，淳追思之，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

以果名

萬世仰

綱目承

呂祖泰

月累，義理貫通，恬退自守，多所著述，仕終安溪。

今福建泉州府安溪縣。

主簿，方子端敬純篤，初

見熹，熹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

以果名其齋，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

不為物所漬。」耳灑，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廣淳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

童子問，以發明師旨，沈元定子也。著書傳。○（靜軒周氏曰）

子朱子，發聖人未發之精蘊，諸儒未集之。

大成正心，箴身安貧，樂道樂則行之，憂患避之，誠當代之大賢也。然幸忌諛邪，弗果。大用非朱子之不幸，乃宋室之不

幸也！萬世而下，仰其餘澤，以先知覺後，顧不偉哉。是以朱子之屈於一時，正所以伸於後世，豈若凡卉之

秋榮耶？○（雲間張氏曰）

判考：宗之初，嘗召文公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韓侂胄以文公為煥章，以內批罷之，今綱目於其卒也。何不以其是官書而書，曰故祕閣脩撰蓋字宗朝嘗以文公為煥章。

敬，說書文公辭不至，因以祕閣脩撰奉朝，然則綱目不書

之罷。○（綱目）七月，以自強書簽官樞密院事。

自強，韓侂胄字師也。

○（綱目）八月，太上皇崩。

鐘卒。

鐘，奉行，韓侂胄風旨，又韓侂胄之排學善類，偽學之名也。黃裳之。

○（綱目）九月，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詔配祖泰

于欽州牢城。○（綱目）祖泰，祖儉

見上

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所忌諱，先是

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諸

去聲

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

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

見五三卷二。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

以為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

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胄童稚之師。躡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

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今

師旦以潛邸鄂王邸也。見四八卷一。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

果識師旦乎。椒房見十二卷一音三。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

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

之不爾。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

州屬廣東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預

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

竄之遠方。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屬廣東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

遂貶必大為少保。綱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十一月。皇后韓氏崩。綱曰。韓氏崩於冬。綱十

二月葬永崇陵。

